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星期四
下午二時三十分開始會議

出席者：

總督尤德爵士，G.C.M.G., M.B.E. (主席)

布政司，議員鍾逸傑爵士，K.B.E., C.M.G., J.P.

財政司，議員彭勵治爵士，K.B.E., J.P.

律政司唐明治議員，C.M.G., Q.C.

鄧蓮如議員，C.B.E., J.P.

陳壽霖議員，C.B.E., J.P.

王澤長議員，O.B.E., J.P.

何錦輝議員，O.B.E., J.P.

李鵬飛議員，O.B.E., J.P.

胡法光議員，O.B.E., J.P.

黃保欣議員，O.B.E., J.P.

政務司廖本懷議員，C.B.E., J.P.

陳鑑泉議員，O.B.E., J.P.

張鑑泉議員，O.B.E., J.P.

張人龍議員，O.B.E., J.P.

周梁淑怡議員，O.B.E., J.P.

譚惠珠議員，O.B.E., J.P.

葉文慶議員，J.P.

陳英麟議員，J.P.

范徐麗泰議員，J.P.

伍周美蓮議員，J.P.

潘永祥議員，M.B.E., J.P.

楊寶坤議員，C.P.M., J.P.

湛佑森議員，J.P.

衛生福利司湛保庶議員，J.P.

陳濟強議員

鄭漢鈞議員

張有興議員，C.B.E., J.P.

招顯洸議員

鍾沛林議員

格士德議員
許賢發議員
雷聲隆議員
林鉅成議員
劉皇發議員，M.B.E., J.P.
李柱銘議員，Q.C., J.P.
李汝大議員
李國寶議員，J.P.
廖烈科議員，J.P.
倪少傑議員，O.B.E., J.P.
彭震海議員，M.B.E.
潘志輝議員
潘宗光議員
蘇海文議員
司徒華議員
戴展華議員
譚王葛鳴議員
譚耀宗議員
謝志偉議員，O.B.E., J.P.
黃宏發議員
署理教育統籌司栢景年議員，J.P.
署理房屋司彭玉陵議員，I.S.O., J.P.
署理地政工務司湯連生議員，O.B.E., J.P.

缺席者：

工商司何鴻鑾議員，C.B.E., J.P.
施偉賢議員，O.B.E., Q.C., J.P.
運輸司麥法誠議員，O.B.E., J.P.
何世柱議員，M.B.E., J.P.

列席者：

立法局執行秘書羅錦生先生

條例草案二讀

一九八六年撥款條例草案

恢復二讀辯論（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何錦輝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政府財政經過三年出現赤字之後，雖然本港的經濟表現仍未臻理想境地，但財政司在一九八五／八六年度成功地帶來一個收支均衡的財政預算，實在可喜可賀。這次財政預算達到收支平衡，是經過他不斷努力抑制公營部門的開支增長率和公務人員的編制所達致的。他已為一九八六／八七年度提出一個有盈餘的財政預算。他建議提高若干項稅收和費用，主要的作用是抵銷通貨膨脹帶來的影響。我說彭勵治爵士是一位精明的公共財政管理人，其實一點也沒有誇張。由於他將於今夏離任，我謹祝彭勵治爵士伉儷榮休後生活愉快。

在這次辯論中，我想談談我所關注的三個範疇，當局應重新考慮所給予撥款的優先次序。

自從政府先後於一九八一年及一九八二年發表了小學及學前教育白皮書和教育顧問團報告書後，幼兒教育的質素已經顯著改善。但這些改善仍未符合白皮書的建議，亦未達致教育家的期望。

依我看來，受訓師資的極度缺乏是學前教育的最主要障礙。根據香港專業教師聯會一九八三年進行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本港的幼稚園教師中，約有百分之八十未曾接受過任何形式的專業訓練，百分之八十八的教師月薪低於二千元，還不及小學文憑教師月薪的一半。大多數幼稚園教師都兼教上、下午班。許多聰明有志的人士都不願投身幼兒教育界，主要是因為這份職業的前景黯淡。再者，即使當局提供就職前或在職期內的訓練，有潛質的青年人也不願意利用這些機會去接受訓練。多個關注學前教育的團體已發言促請政府為幼稚園教師訂立一個與其職責相稱的合理薪級。

我們大家都知道，本港的幼稚園都是私立的；教員的任何加薪將引致幼稚園的經營成本增加，繼而將會透過相應增加學費的方式轉移到家長身上。增加學費可使低收入階層的家長有困難，可能使入學人數減少。如果政府承認幼稚園與小學具有同等教育價值的事實，而同時有迫切需要去補救幼稚園師資短缺的問題，我膽敢要求政府考慮給予非牟利幼稚園財政補助，俾可增加符合資格的教師的薪金。這樣做的目的是要將他們的薪金，提增至具有相類學歷和責任的公務員所享有的薪金水平，而毋須增加幼稚園學生的家長負擔。事實上，前此已有若干幼稚園教師協會提出這項財政補助計劃，並認為這計劃是最切實際而又可即時改善幼稚園教育質素的辦法。此外，如果當局實施這項計劃，將會配合香港教育透視國際顧問團的建議，在使幼稚園教育納入政府資助範圍方面，將會邁進一大步。

在去年度的財政預算案辯論，我曾建議為小學教育設立教育學士學位課程，目的是訓練資深的小學教師和校長，使他們能更完善地擔負起在小學的領導和管理任務。教育統籌司在作答時曾說：「政府當局將會就這項建議研究所牽涉的職員人手和等級劃分的問題，目的是使大學能實行這個學位計劃。但這項計劃將需要額外的資源，而這樣可能影響實行的時間性。」教育統籌司的反應是明智的。我希望他能檢討上述建議的現時情況，以視乎有否可能在未來學年提早予以實施。

勞工的健康和安全，經常受到社會人士關注。政府明顯承認工廠督察的重要性，並曾多次向本局答允擴充工廠督察的編制。但政府並未大力推行這項政策。近年來，由於政府制訂更多安全條例及在現有安全規例中進行主要修訂，故如下列統計數字所顯示，工廠督察的工作量已倍增。

	1982年	1985年	增長百分率
保存的檔案數目	71760	84178	17.2
視察工廠及建築地盆次數	65409	79311	21.2

但是，工廠督察的編制人數同期卻在下降，由一九八二年的一九六人下跌至一九八五年的一八七人。根據於一九七八年核准的一項五年計劃，工廠督察的編制會於一九八四年擴充至二五〇人，但爲了若干理由，這個五年計劃在一九八二年被擱置，使編制維持在二百人左右。在人手這樣支絀的情況下，要期望工廠督察保持服務水準和在履行執法職務方面達到令人滿意的水平，實在幾乎沒有可能。

現時，政府的財政狀況正有所改善，對於招聘公務人員方面亦已放寬，因此我促請政府優先恢復增加工廠督察的計劃，及致力在最近的將來把編制提高至原先所訂定的二五〇人的目標。我們必須謹記，推廣工業安全所動用的開支，不僅會爲工友們及其家人，甚至爲僱主及整個社會帶來直接的社會和經濟利益。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范徐麗泰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中英聯合聲明生效至今已整整十個月。財政司預期一九八五至八六年度有九千八百萬元盈餘，而一九八六至八七年度財政預算草案則顯示有三億四千八百萬元盈餘。我們因此已進入具有堅固而健全財政基礎的過渡時期，更能在此根基上，進一步發展經濟。過去數年，本港因國際及本地的各種因素，受到相當的經濟和政治壓力，考慮到這些因素，上述經濟表現可說是成績斐然。財政司謹慎而嚴密地管理金融，避免作出不必要的承擔，而控制撥款人員亦審慎控制公共開支，他們都應受嘉許。

主席先生，本人只想在這次辯論中提出兩點。

爲了確保香港在經濟與社會方面繼續發展，本港大部份市民應對社會有歸屬感，擁有相當程度的社會意識和分析能力。假如市民要在發展一個適合本港的代議政制過程中作有意義的貢獻，他們必須對現存的制度具備一些基本認識，能夠理解政綱微妙之處。在一九八四年十月的立法局會議席上，本人曾請求政府採用實事求是的方法，積極推廣公民教育，提高大眾在選擇議員時的知識。其後情況已有許多新的發展，對於公民教育的內容應包括甚麼，更是眾說紛紜，百花齊放。政務總署、教育署、香港電台、政府新聞處等政府部門均曾舉辦研討會，播放節目，安排各項活動，以推廣大眾的公民意識。其他團體亦舉辦同類的活動。在開始的階段，有如此廣泛的意見及活動，是健康又令人鼓舞的現象。但現在我們得檢討形勢，綜合各方面的意見，爲推廣將來公民教育部署有系統的計劃。大家必須明白，公民教育並不只是時事論題，而是長遠的工作，需要適當協調、檢討、改進及堅決推行。

在一九八六至八七年度財政預算草案中，本人欣見財政司撥款六十萬元予政府新聞處，以便推廣公民教育宣傳運動，並進一步撥款十五萬四千元予政務總署推廣公民教育。在一九八六年三月七日，教育署署長向財務委員會表示，當局最少撥出二百萬元專爲推廣校內的公民教育，而此數目並不包括所有隱蔽的成本，例如有關課外活動的成本。香港電台撥款的備忘錄內，亦清楚顯示其大部份節目是以促進公民責任及社區認同感爲目標。本人歡迎政務總署參與這個社區發展重要的一環。但是希望當局能夠作有效協調，有系統的部署，從而達致所需目標及最佳效果，不致浪費人力資源。

主席先生，在昨天立法局會議席上，王澤長議員和楊寶坤議員提出應在邊境管制站收取適當費用。我支持他們的提議。其實，我已在上次財政預算案辯論時籲請政府考慮這點。

本人必須再強調，由於邊境管制站曾作各類改進，並增添人手以應付顯著增加的交通量，所以向使用該等管制站的旅客徵收小量費用並非不公平。在一九八六年首兩個半月內，使用紅磡、沙頭角、文錦渡及羅湖管制站的旅客人數爲四百六十七萬。除卻應在一九八七年初竣工的新羅湖檢查站外，沙頭角管制站及文錦渡（擴建）檢查站已分別於一九八五年三月及一九八六年一月啓用。爲了應付入境管制工作，當局設立了二百零七個新職位，所需費用包括薪金調整及增薪，使政府開支增加三千三百七十萬元。這些職位部份是設於上述管制站。在提供同類服務，例如簽發

護照時，政府一貫的政策是收取部份或全部行政費用。旅客在使用機場及港澳碼頭檢查站時，分別須繳付一百二十元及十五元，因此沒有理由讓從文錦渡、沙頭角及羅湖離港的旅客享有特權。

財政司曾在演辭中表示，將在下一財政年度檢討人民入境事務處的收費。本人對此表示歡迎，但認為這次應同時研究上述管制站的出入境收費，並應盡快在適當時候進行這項檢討。本人更請求當局把收費訂在實際的水平上，以反映所需的行政及有關開支。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伍周美蓮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經過了三年的預算案出現赤字後，政府在一九八五至八六財政年度，已有少量財政盈餘；而在將來臨的一九八六至八七年度，財政預算顯示盈餘三億四千八百萬元。為了能達成一個稅項寬減而只輕微增加間接稅的平衡預算案，我必須向財政司祝賀。政府收入再一次足以應付支出了。

我固然同意一個平衡的預算是一件好事，但我認為這不應防止我們實施一些香港有真正需要的新計劃和新設施。在這個下午，我打算評論有關政府開支的兩方面，即教育和地方行政。我的建議將引致政府開支有輕微增加，但我相信它們是值得考慮的。

我首先想談一談幼稚園教育問題。香港的幼稚園全是私立學校，他們只是在名義上由教育署監管。目前本港共有七百八十七間幼稚園，提供小學前教育給二十二萬九千個三至五歲年齡組別內的兒童。這些私立學校是由教育署的人員負責督導。

幼稚園教師不須有任何正式訓練；但葛量洪教育學院和教育署的輔導視學處現時提供部份時間在職訓練。這兩項課程每年只能吸納六百名教師受訓。鑑於幼稚園教師的數量眾多，訓練機會實極不足夠。

三至五歲是十分易受影響的年齡，而在這年齡組別內的兒童在學前時期實在學習到不少的事物。為此，在幼稚園內有熱心幼兒教育和受過正式訓練的教師是重要的事。我因此建議政府進一步發展幼稚園師資訓練，並給予小學前師資訓練更多撥款。

我認為香港需要另設一間教育學院，訓練幼稚園的師資。該學院應設立一年的全日制課程，為有志從事幼兒教育的人士提供在職前訓練；並須為在職教師舉辦更多部份時間制課程。

我亦想談談發展地方行政的計劃。隨着代議政制的發展，特別在地區上而言，區議員正在扮演一個日益重要的角色，他們是政府與市民間的一道橋樑，他們接受市民就政府部門的決定而提出的申訴。區議員需要有辦事處接見市民、聆聽他們的投訴和收集他們的意見。有些區議員已自費在屬區內設立辦事處。由於有些地區的商業樓宇租金高昂，有些區議員雖然希望與市民保持密切聯繫，卻未能夠自行開設辦事處。

作為一個區議員，我相信如果有一個在實地的聯絡辦事處，可以大為改進區議員的工作。我提議政府應考慮發給區議員辦事處津貼，以便鼓勵和協助他們在屬區內設立辦事處。

在一九八五／八六年度的預算草案中，政府在項目 53 分目 215 項下撥款三千五百二十七萬元，供作環境改善及社區參與計劃之用。這筆經費分別撥給十九個區議會，以便進行小規模環境改善工程，目的在於為緊急的地方性問題提供即時解決辦法，及為社區參與計劃提供經費。

每項環境改善工程的最高開支額限為三十萬元；但有關工程的經常性開支額，無論如何細小，都不能動用上項經費。鑑於這條規則的限制，各區區議會不能承擔一些值得進行的工程，例如：寮屋區街燈計劃及開設自修室，因為這些工程會招致一些經常性開支。

我希望有關管制使用區議會經費的規則會獲得更靈活性的處理。過去幾年間，區議會的發展日趨成熟，我相信區議會應獲准動用有限的經常性開支。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司徒華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七十年代，香港教育在數量上發展迅速，緊接六年免費強迫教育之後，又實施了九年免費強迫教育。到現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今天，如何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教育的質素，已經成為我們必須關注的迫切問題。而且，在擴展數量上已經達到了一定的目標，在教育投資上亦能夠逐步增加旨在提高質素的撥款。近三數年來，當局似乎已注意到教育質素提高這個問題，例如增聘教師，推行教師複修，提供教學輔導和諮詢服務，設立小學課室圖書館，等等；但卻忽略了提高教育質素一個極為重要的關鍵——課程發展。從過去和目前的財政預算，我們可以看見，有關課程發展上的撥款，都被放在極輕微的位置，得不到重視。

要提高教育質素，師資和課程是兩個最關鍵性的環節。中國有一句話：「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師資與課程，就有如廚師與食物原料的關係。假如沒有米，或有的只是壞米，無論烹飪技術怎樣高明的廚師，也煮不出好飯來。尤其是爲了要提高九年免費強迫教育的質素，我們必須不斷發展一套完整的、更靈活更具彈性，能夠擺脫過去精英教育政策的因襲影響、完全以學童爲中心，並能適應各種不同學能和性向學童的、配合香港社會發展趨勢的課程。

目前，課程發展工作由教育署屬下的課程發展委員會統籌負責。該委員會負責策劃推展幼稚園、小學、中學及預科各個學習階段的課程，科目委員會共有近五十個。它的主要的動力，在於還兼有其他繁重工作的教育署輔導視學處的工作人員身上，其餘的全是義務的在職的校長和教師。雖然在四年前，已實施了借調在職教師專職負責課程撰寫工作的計劃，但推行的效果並不圓滿，人手既仍然不足，招聘也不順利。爲了要推行全面和有效的課程改革，以配合其他措施來提高教育質素，原有附屬於教育署的課程發展委員會，顯然已不足以發揮功能。

多年前，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就此提出了建議：要設立一個獨立而具規模的課程發展機構，這機構暫定名爲課程局。但這建議一直得不到積極的反應。爲了改革課程以配合提高教育質素，從而解決越來越迫切的問題，在此，我再提出這個建議，希望當局慎重加以考慮。

課程局的主要工作範圍應包括：

- (1) 設計由幼稚園至大學預科的各學科、術科課程。
- (2) 根據既定的課程，審查及批核各科教科書。
- (3) 進行各公開試試後的評估工作，以確保考試題目根據課程而擬訂。
- (4) 研究課程的改進和監督新課程的試驗和推行。
- (5) 擔任各類型學校的課程顧問，提供施行上的意見，協助評估施行課程的效果。
- (6) 協調和聯絡各種提供輔助施行課程的資源，如課本、教具、視聽教材等，並研究介紹新的資源。
- (7) 對學生的公民教育、品德教育、課外活動，積極提供有效的內容和方法。
- (8) 爲教師提供課程（特別是新課程）的訓練，讓教師掌握內容要點和施教方法。

課程局的結構原則如下：

- (1) 課程局應有決策、行政和附屬機構三重組織。
- (2) 課程局應有獨立的行政和財政權，在決策上向教育委員會負責。
- (3) 聘用研究和設計課程的專業人士，領導策劃和研究課程發展的工作。
- (4) 課程編寫及其延續工作，必須由全職人員擔任，他們應是教育專家和借調的在職資深教師，借調爲期至少兩年。
- (5) 與各分科教師學會建立諮詢制度，由該等學會選派代表參加分科委員會，擔任顧問。
- (6) 課程局的中央決策機構，應包括各主要學術團體、教師團體所選派代表。

課程局的附屬機構最少應有三個：

- (1) 研究中心：主要由課程專家組成，作爲課程局的學術顧問機構，負責研究課程發展的理論，並且與本地和外地的有關學術團體交流，引進新理論和經驗。
- (2) 實驗學校：由數所學校組成。這些學校除由專任教師授課外，課程局分科小組成員亦擔任兼課，藉此與學校保持聯絡，深入了解情況，並可由成員試驗推行新設計的課程。

(3) 教師中心：設有圖書館、資料室、會議室、課室等，供作教師索取資料、交流經驗、聽課進修、進行研討之用。

此外，現有的美勞中心、視聽教育中心、教育電視等機構，應與課程局建立各種各式的聯繫。課程局亦須與其他學校保持聯絡，以協助實施課程的試驗和評估。

我相信，假如設立一個這樣的課程局，將會對香港教育質素提高，有極大的幫助。

我事前所提交的發言稿本來到此便要結束，但聽到昨天的辯論之後，我臨時要加一點意見，我希望我的意見能夠寫在會議紀錄上。

昨天不少發言的議員對於嘉華銀行及動用外匯基金的事件表示關注，我深有同感，昨天立法局休會之後，在接着舉行的財務委員會上，財政司彭勵治爵士曾就此作過解釋，他說：「依據公共財務條例有一項豁免條款賦予財政司有權為穩定香港貨幣而動用外匯基金」。對他的解釋，我未能滿意，我希望財政司有進一步的澄清，嘉華銀行事件到底與穩定香港貨幣有何關係呢？在恆隆及海託事件之後，行政局及立法局曾作過討論，何解這次又不作討論呢？記得在當時的討論，有不少議員曾表示「下不為例」，是否因為有了「下不為例」的意見，而今次則避開兩局呢？假如得不到澄清，恐怕以後會接二連三以穩定香港貨幣為理由而輕易使用這個豁免權，為了保證這個豁免權不至於被濫用，香港的市民是有權利得到進一步的澄清。

主席先生，我本來是打算支持動議，但現在要作保留，直至聽到財政司在答辯時作進一步的澄清，我才表示我的態度，我謹此陳辭。

謝志偉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這是本人第一次在立法局學習審核政府預算的嘗試。在學習過程中，本人親自體會到政府運作的龐大，所以對各部門辦事的效率，都有了新的評價。但令我略感混亂的，就是當我嘗試了解政府在教育工作方面資源分配的狀況時，發現在這龐大的預算草案文件中，我要翻查多處地方才能略窺香港教育的全貌。這種情形使本人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香港的教育工作，已經顧及各種不同程度和不同範圍的需要，從幼稚園教育到大學教育，從特殊教育到成人教育，香港可算是一應俱全。但令我擔憂的是，我很難勾勒出清楚的行政架構，使我相信政府的教育政策和目標，已經是以最有系統和最有效率的方法推行。不過，我有理由相信政府並沒有忽視這個問題，並且相信在過去幾年中，政府已作過不少努力，例如教育及人力統籌司和教育統籌委員會的成立，就是政府努力改善協調教育發展的好證據。但從各方面迹象看來，這些安排似乎仍未能達到預期的目標。例如在工業教育方面，我們仍然面對一個相當複雜的情況。目前負擔工業教育責任的機構，除了初中三年制的職業先修學校和五年制的工業中學外，最主力的有工業學院，它們開設中三和中五程度以上的全日或兼讀文憑及證書課程。此外，理工學院也有一部份中五程度以上的文憑和證書課程的設立。這許多不同的工業教育工作，現時是由幾個不同部門去分別策劃的：職業先修學校和工業中學是屬於教育署的責任，而工業學院是由職業訓練局開辦和維持的。至於理工學院的文憑和證書課程，雖然在性質上和水平上與工業學院的相似，機構本身卻是屬於大學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的工作範圍。資委會和職訓局都不是政府部門。前者是個向港督負責的高等教育諮詢組織，後者是通過獨立法案產生的法定團體。由於負責部門多，且有政府部門和非政府部門，法定組織和非法定組織的分別，所以對於整體工業教育和工業訓練的推行，在人力資源分配上、物力供應的標準上、課程水平的釐定上、以及每一個階段的銜接上、都會有出現不協調的可能。有一點可喜的，就是自從一九八一年以來，理工學院已經順利地通過與工業學院組成的聯絡小組，將大部份文憑和證書課程逐漸移交工業學院去辦理。這種有計劃的移交是值得讚賞的，但是課程的移交也帶出另外一個問題。如眾所週知，理工學院的師資和薪酬等級是較工業學院為高的，如果課程可以移交而不需要有關的師資調整的話，就會引起一個疑問：到底是過去的師資過高，還是將來的師資過底？這個問題是有關方面應該考慮的。

說到師資，這是影響整個香港教育質素最重要的一環，是我們應該特別留意改善的。目前供應九年免費教育師資的師範學院，是由教育署直接辦理的。這種安排在過去可能十分適當，事實上

英國直到五十年代的末期也是採用這種辦法。但是在六十年代初期以後，由於社會的需求和教育工作的進步，英國早已放棄了這種由政府直接訓練師資的政策，並且一步一步地把師範學院納入理工學院、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中，使師資的培訓成爲獨立自主的公立高等教育的一環。這種安排是要使將來的教師除了獲得專業的授課技巧外，還通過多元化的教育環境的薰陶，了解更廣闊層面的社會需要。這種想法對於八十年代中期的香港也是十分切合事宜的，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夠不再因循地維持五十年代的習慣，而是隨着時代的進步，積極地計劃將訓練教師的師範學院變爲獨立的、有高等教育學術地位的自主機構。對於許多人來說，我這個看法可能是過於急進，所以容許我作一個折衷的提議：照我所知，教育署現在正籌備興建一所新的工商師範學院，我的建議是將這計劃中的新學院歸併到現在發展中的城市理工學院內，藉此作個實驗，看看在一個多元化而又獨立性的理工教育環境中，我們能否培養出更適合新一代工商業教育的師資人才。我想在這裏補充一句，這個建議在教育觀點上是獲得城市理工學院院長個人贊同的。如果這合併能夠導致資源的節省，那就更是額外的收獲了。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譚惠珠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醫療服務小組有五位議員。三位是醫生，在醫學界裡是專家身份，戴展華議員，是博愛醫院總理，而我則須說明我是基督教聯合醫院總理。我們都認爲，財政司的預算案所建議的稅收措施是很均衡的。至於醫療服務的四十三億元開支，我們亦同意，由去年的百分之七點三增加至今年的百分之八點九，從整個社會各類需要看來，這增幅已是不錯。

不過，我們關心的是，若向前望，則醫療服務從預算案所分得的百分之八點九，大抵是不足以維持醫療服務按現時的尺度去發展，除非立即堅決修改醫務，特別是醫院設施的撥款政策。

試翻會議紀錄，我一次又一次讀到你堅決提高和擴充香港的醫院設施。一九八三年你談及興建麥理浩康復中心需費七千三百萬元（一九八四年價格），仁濟醫院擴建計劃需費三億元（一九八五年價格），擴充瑪麗醫院第二及第三期工程需費八億三千萬元（一九八五年價格）。一九八四年你宣佈屯門醫院動工；又計劃興建三間新醫院，分別位於柴灣、東九龍和大埔，每間有病床千二至千五張，按時價每間需費十億元以上。一九八四年你告訴我們說政府會撥款七億三千萬元（一九八三年價格）擴建基督教聯合醫院（日後改稱東九龍醫院），而博愛醫院亦已動工擴建。從今個財政年度至一九九三至九四年度，共會增加醫院病床 13 520 張，即增加百分之五十一，按去年價格估計共需非經費約五十六億元。

這個規模的醫院設施，其每年經常費大抵未有計算在內，但誰都可以預料這數字不但龐大，而且不可能依賴只收膳食費這個政策來維持：目前是每天十六元。

醫療服務小組贊同有錢者多付，付不起的則減免的基本論調，但我們許多人都認爲政府並沒有經常依照這個基本原則去做。各議員會個別督促政府有那些地方須要改進。我相信我可以列出我們大都關注的問題的要點：

(1) 政府應盡量利用現有資源。

提高津貼醫院設施的水準，增加病床使用率，例如博愛醫院。該院的病床使用率於三年內由百分之七十五估計增至百分之八十三。辦法是將不同科的病床重新分配，增設特別病症病房來增加入院人數，和改良介紹病人入院治療的制度（附件一）。廣華醫院亦採用類似辦法來增加病床使用率（詳情載於附件一）。我們應在其他津貼醫院探研有無其他辦法。如果我們能緩解目前和進一步擴展需求情況，長期來說是會有所節省的。葉文慶議員會談及劃一成本的好處，實施分類帳會計財務第二期資料系統和避免現行設施出現重覆的情況，例如學童保健。戴展華議員會建議善加利用那些未能物盡其用的醫院。

(2) 政府不同部門應聯手處理那些已知的問題。

所有三位醫生議員都會談及醫院收容病人過多的問題，認為應多利用津貼醫院康復部份的床位。老年病人（過去數年平均每年有二千五百人）可能範圍內應在護理安老院接受護理。（在護理安老院護理，其成本較在醫院護理低廉。）

(3) 採用「盡早出院」辦法。

在英美和西歐國家，醫院和康復院在病人情況許可下都鼓勵病人早日出院（即非住院護理的概念）。

辦法是僱用社區護士到康復病人家中探訪。事實上，政府已有計劃在今後五年內將社區護理中心從三十九間增至六十間。

不過，據我所知，在政府的社康護理中心的護士日薪是約二百元，該名護士每日平均探訪三名病人。我亦知道基督教聯合醫院有提供這項服務，而每名護士每日可探訪七點五名病人。故此，在監管社康護理服務及為其提供後勤服務時，我們必須小心處理，以確保這些服務能獲得有效使用。香港能愈早採用非住院的護理政策，我們愈能盡量利用醫院的護理服務。

(4) 將「關於醫院提供的醫療服務報告書」內的建議付諸實施。

該報告書多項建議均證明方心讓議員，本小組的議員及博伊爾報告書(BOYLE REPORT)的意見是對的。我們覺得在許多方面我們都沒有遵循讓經濟能力較佳的人多付點費用這基本原則，即使我們堅持那百分之三到五無力負擔的人應得到援助。

報告書的建議分為三類：

（甲）可以不經由獨立管理局執行的；主席先生，由於目錄太長，所以列為附件二。

（乙）不需要獨立管理局支援的；及

（丙）不能不經由獨立管理局執行的。

根據這方面，只有三個項目。

林鉅成議員贊同報告書建議的收回成本措施。同時，招顯洸議員會就該報告書發表詳細的意見。我只想補充一點，就是按粗略估計，設立一獨立管理局的成本是九億五千萬元。我認為報告書的每一項建議，尤其是附件二（甲）類建議，應按其本身價值來衡量。我們是否有足夠能力去成立及維持一獨立管理局這問題，不應妨礙我們尋求更好的醫院管理服務或較公平地收回成本。就我們所知，只有一位醫者能以五餅二魚食飽五千人。我們亦必須在人力範圍所及內竭盡所能。在基督教聯合醫院，大部份病人是工廠工人或其家屬是工廠工人。我常常見到來求醫的男病人穿著背心、短褲和日本膠拖，而陪著他們來的妻子或母親則緊拿著紅色薄膠袋裝著財物。在基督教聯合醫院，對於意外事件及急症服務，過去數年來的收費是十元至二十元不等，這正表示這是社會人士所能合理負擔的，而這種做法亦為觀塘區人士所接納。

毫無疑問，我們經擴大後的醫院服務亦應惠及更多經濟能力較差的人。但是，只有將我們的收費基準擴闊，並在分配預算案所得時明智地照顧到有需要的人，我們才能達到上述的目標。

主席先生，我很高興能在預算案發表日向財政司致意，尤其讚揚他為改善本港財政管制而付出的努力。我亦高興能與各位在今、昨兩日發言稱頌的同寅，齊祝財政司榮休後生活愉快。

附件一

博愛醫院：下開辦法已獲採用：

- (甲) 設立專科部門以增加病人入院數字。博愛醫院自成立一個外科部門及一內科部門後，因內外科急症而入院的人數已告上升。
- (乙) 加強分區醫院的療養／護養支援服務。瑪嘉烈醫院獲多分配二十七張療養病床。
- (丙) 對不同病科的病床作重新分配。已將十張婦科病床和四張兒科病床轉為內科病床，上述兩類病床的使用率不高。

廣華醫院

- (甲) 重新分配病床使用率偏低的兒科及婦產科病床已重新分配給需求較為殷切的部門。
- (乙) 提高診療所使用率為提高婦產科病床的使用率，已要求鄰近的母嬰健康院將病人轉介往廣華醫院。

附件二

(甲) 可以不經由獨立管理局執行的建議：

1. 在多數普通內外科病房中，由一名顧問醫生負責管理的病床數目應減為六十到八十張。
2. 改善護理服務的架構。
3. 採取措施以減低醫院過度擠迫的情況。
4. 改善工作環境和人手編制政策。
5. 將標準病床的每日收費的基準擴闊，並就醫院服務徵收其他費用。
6. 在試驗計劃中試設一類較三等病床為佳而收費卻比現時之二等和頭等病床廉宜的病床。
7. 假如試驗計劃成功，應鼓勵為這一類新病床設立一種合乎政府既定指引的私營保險計劃。
8. 應擴大安排以確認主要成本範疇及證明物有所值的工作。

(乙) 不一定需要獨立管理局執行的建議：

1. 大型醫院的人手編制架構應包括一名行政總監、而其轄下則應有一名醫生主管、一名總護士長及一名總院務主任向其匯報工作情況。
2. 總院務主任應肩負改善醫院行政的任務。
3. 除了高級行政人員外，所有人員均應由院方負責聘用。
4. 應試以合約條件及／或按特約時間聘用指定的資深醫生，並且准許新管理局下的專科醫生作有限度的私人執業。

(丙) 倘真須要設獨立管理局：——

1. 設立一個負責處理一切醫院服務的獨立管理局。
2. 所有管理局的人員最終會以非公務員身份但卻以同樣的服務條件和規定獲得聘用。
3. 應設立七個分區（最終為八個）以提供醫療服務，而每個分區應各自有其管理委員會。

葉文慶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財政司今年提出一個良好的預算，我也須依序先為他這項成就向他道賀，不但市民認為政府增加收入的方法可算合理，而且在各個項目下的開支亦分配平均。

我今日討論的焦點會集中在醫療服務上，但亦會概括地看一看用在社會服務上的開支是否足夠。在詳細說出我的意見之前，我希望先將我個人在提供香港整體社會服務的理論上的觀點告知各位同寅。

香港所採取的體制是一個不干預、稅收偏低的自由市場體制，鼓勵所有健全人士照顧自己的需要。我們的社會服務應該免費幫助那些傷殘、老弱、年幼和格外窮困的人。在這一方面，主席先生，我們的社會福利署和醫務衛生署在整體上而言已經做到超過它們所應盡的責任了。因此，這正是適當的時候去檢討我們現有的服務和開支，將因為時移世易而在以往極度需要而現在不再需要的服務削減，轉而將我們有限的資源用在新的需要之上。香港的社會服務不應無限制的擴展，為一般市民，包括有能力支付費用的人，提供免費服務，照顧他們要求高和日益增加的需要。關於簡化我們的服務，從而改善服務質素這一點，可以有很多理由，但政府在這樣做的時候對於收取些微費用這一點感到猶疑，卻是毫無理由的。

我現在逐一加以說明，社會福利署分配經費的辦法是值得讚揚的，因為它正確地將重點放在傷殘人士和高齡人士的身上。在精神道義上，我們是應該照顧傷殘人士的服務放在其他服務之前的，因為顧名思義，他們在照顧自己方面是缺乏充份條件的。去年，由於財政緊迫很多傷殘人士極為需要的服務都無法進行。因此，知道今年撥作傷殘人士服務的經費比上年度大為增加，而期待已久，希望增加的庇護工場數目和展能中心名額等計劃現在都可以一一實現，實在令人鼓舞。此外，我還希望專為需要坐輪椅的人提供的的士券計劃可以實行。今年我們會動用大約五千二百萬元為傷殘人士提供公共援助。他們到成年的時候大多能夠工作，假如我們鼓勵僱主聘用傷殘人士，即使讓僱主有稅項寬減，仍可節省這五千二百萬元的一部份，而且，即使這樣做政府最後沒有財政上的得失，仍可讓很多傷殘的成年人，生活過得更有意義。香港的人口在逐漸老化，滿六十歲或以上的老人數目估計已逐漸增長了百分之二十五，由一九八〇年的五十萬增至一九八五年的六十七萬。我們的服務要配合這種演變，正確重點應放在這些曾經對社會作出貢獻的市民身上。所以，我很高興知道社會福利署與醫務衛生署會攜手進行一項調查，重新評估現時老人康復的情況。我希望本局能得到最新的資料，以便了解這次調查的進展和結果，如該兩部門有配合的行動，更可了解它們如何應付老人的需要。

至於醫務衛生署，我知道雖然它曾努力不懈，但有關各項改善服務的要求似乎不受理會，因此仍大有改良餘地。我對下列各點充滿疑惑：

- (甲) 署內管理不善；
- (乙) 署內資金的調配；
- (丙) 開支的成本效用；
- (丁) 予全體市民免費醫療服務的理論；按照沿用慣例而力圖改善服務質素，不單困難重重或根本無法實施，且費用亦十分昂貴；
- (戊) 我會就澳洲顧問公司草擬有關醫院醫療服務的報告書，加以評論。

主席先生，由於上述所指各項均涉及財政問題，是故本人認為在預算案辯論會議席上提出，最適合不過。

在引述管理不善案例，我想詳細的就醫院過擠及表面需要更高收費的醫院病床兩項，加以分釋。我用「表面」字眼是有獨特理由，因為若將醫院現有病床作最佳的利用，則需要更多的醫院病床或會變為表面的而非實際有需要。為證明有增加更多病床的需要，我們須首先問我們自己下列各項問題：

(一) 首先，「入院留醫病人原先是否確真有入院的需要？」

- 現時有部份病人是在急症室內因診治醫生缺乏信心及專業認識而被不必要的收納入院留醫，
- 除某些醫院外，不同專科部門的醫生普遍不會例行檢視入院病人，以減少不必要的入院留醫人數。這並不是因為他們不想這樣做，而是由於工作量過多，加以員工數目極為不足，以至無能為力，因而造成惡性循環。主席先生，假如我們有這些額外的員工而又可以調用的話，就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入院留醫。我深信伊利沙伯醫院的住院病人中至少有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是無需住院的，如果我們設有這種查察工作，同時僅在適當地點增添幾名醫生，每日就可以減少收納三百名無需入院的病人，從而解決即使如伊利沙伯醫院那麼大規模醫院的病人過擠問題。
- 部份需要及早並快捷病理檢查服務的病人每因門診部等候檢查報告需時，而不必要的被收納入院留醫，
- 現時一般醫院均沒有日間病房設備，供進行手術後而無需在醫院過夜的病人用，
- 由於醫院及診所間缺乏協調，故模稜兩可的案例，便純因利便而將病人收納入院留醫。

(二) 其次，我們須問我們自己，「入院病人是否被安排入住適當的病房？」

- 為甚麼在兒童病房有病床空出時需將介乎十二至十六歲間的青少年編入過擠的成人病房內？
- 為甚麼部份醫院病房的使用率呈現不足現象？為甚麼不能將該等病房改作有迫切需要的老人康復病房？

(三) 第三，我們須問我們自己，「現時住院的病人是否有需要繼續在院留醫？」

- 是否因為將住院病人醫事紀錄轉送跟進診所是這樣的不可靠及需時，因而為方便工作過度的醫生，使病人留院時間需較確實所需為長？
- 病人是否因為他們家居環境欠佳而繼續留院？
- 病人是否因為無親人願意給予照顧而需留院？
- 病人是否因為無其他去處而需留院？

醫務衛生署須不畏批評正面及客觀地研究此等問題，作為達成更佳管理的積極行動。

主席先生，有鑑及此，正如同寅譚惠珠議員所提及的，本人須強調目前有約二千至二千五百高齡而身體並無任何其他需要繼續在院留醫理由的病人，佔用嚴重短缺的醫院病床。由社會福利署或醫務衛生署提供經改善的社康護理服務、護理安老院及老人護養院當可騰空上指二千五百嚴重短缺的病床。此數相當於興建一間新普通科醫院所能提供的病床數目。

我們應仿照較先進國家，引用流動護理服務一簡言之，即在醫院圍場以外的醫療服務。與其多建醫院，而事後遭遇歐洲國家所面臨的種種後遺問題，不如收緊入院及住院的準則，並致力於盡早着病人離院。此舉從政府經濟立場而言，不單有利而且實則上更為健全，因為可以減低醫院內相互傳染疾病的機會，並使病人，尤以染上慢性病患或垂危病人為然，在其熱愛的親人，悉心愛護底下康服過來，心理上更為健康。

在檢討醫務衛生署資金分配的情況時發覺，有些現有的服務可能是多餘或只有很微少的價值，而其他不足的地方則完全沒有顧及。

學童保健計劃是需求日減的例子。當這個計劃在廿二年前首次推行時，普通科門診部的診所只有三十八間，十二歲以下的兒童佔人口百分之三十四點五或佔本港人口的三分之一。到了一九八六年，普通科門診部的診所共有六十四間，每區至少都有一間。由於母嬰健康院提供優良的預防疾病衛生服務，使兒童的健康比以前大有改善。此外，十二歲以下兒童的人口比率現已降至百分之十八點五，我認為現在已沒有太充份的理由繼續推行學童保健計劃。有資格參加這個計劃的學童，其中只有百分之四十參予，因為他們還有其他途徑獲得適當的醫療服務。醫務衛生署承認並沒有監管參加這個計劃的學童到各間政府診療所求診的情況，並證實有雙重津貼存在。主席先

生，所有這些計劃都對參與者有益，這點是無庸置疑，問題是我們能否善用金錢，將之用於沒有其他可代替的而目前又感不足的地方上。

主席先生，爲了善用納稅人的金錢，我建議將之用於其他地方，例如爲老人提供牙科服務。在六十五歲以上的老人中，大約百分之二十九是沒有牙齒，一只也沒有，百分之六十需要鑲假牙。他們沒有後盾，年事已高，頓感時不我與，既沒有能力賺取足夠金錢來支付私家牙醫的費用，公務員除外，否則亦不會獲得政府牙科診療所提供服務。老人的牙科問題會導致健康問題。老實說，我認爲提供牙科服務，可視作一項預防性的醫療服務。

我促請政府就這方面詳加考慮，如果真的提供老人牙科服務，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看作是爲全港市民免費牙科服務的開端，只爲老人提供服務而已。

我們知道醫務衛生署及其受資助機構，耗用政府大量資金，因此確保開支是否用得適當及有沒有收到成本效用是十分重要。爲了證明資金分配得宜，最理想的做法是每間醫院及診所證實它們均適當地運用現有資源。我的評語特別是指一些並未被充份利用的輔助醫院。

凡涉及金錢，計算必須十分清楚及易於明白。

例如醫院應列明某一醫院不同類型病房每張病床的成本，並不超逾其他醫院類似病房病床的平均收費。

我們必須確保不同的日間／晚間診所不同時間的求診病人數目，足夠支持開設這些診所和保持現有的診症時間。

我們必須監察爲不同醫院及中心的每一名病人所提供社康護理的成本，不會過份背離標準。

病人每次到政府普通科門診部求診的五十四元費用成本，應該比私家醫院的收費爲低（其收費包括商業租金及收益），但情況恰好相反，理由何在？這點已由林鉅成議員提出質詢。

爲了說明醫務衛生署成本會計方法不適當，我引述該署在討論財政預算案時的一些聲明：

「……煞費思量地逐項計出預算。」

「受資助團體在未來很多年中，都不能提供資料。」

「並沒有輔助醫院每張病床每日成本的資料。」

「成本是靠大量人手計算出來。」

「到目前還未有整體牙科服務的成本會計。」

主席先生，問題的癥結是雖然醫務衛生署同意標準成本制度是效率高和重要，但要待推行分類帳及財政資料系統(LAFIS)第二期後，才可獲得有關的資料，但該處並沒有擴大該系統的時間表。

很明顯，現時沒有系統的去比較成本的做法，會導致資金分配不平均和隱藏那些收不到成本效用的工作。爲了保障納稅人的利益，政府應優先訂出標準開支制度，及對各類計劃及工作進行物有所值研究。

主席先生，我認爲耗用資金較多的機構，應可優先使用分類帳及財政資料系統(LAFIS)。如果不能夠估計如何善用金錢，便會繼續將資金浪費在沒有成效的地方，做成惡性循環。因此爲公眾利益着想，醫務衛生署應盡早採用第二期分類帳及財政資料系統(LAFIS Phase II)。

我要重申我在較早時候就提供社會服務的觀點所發表的言論，我們應該爲傷殘、老弱、年幼及格外窮困的人士提供免費服務而不應爲全體市民都提供免費服務，同樣來說，醫療服務對於負擔得起的人不應完全免費。醫務衛生署已着手增加頭等及二等病床的收費，以填補部份的操作成本。雖然我對「平均費用」的計算辦法有所保留，但我完全支持該收費辦法。事實上，我們應該將該項收費辦法擴大至三等病床。向病床使用者收取百分之十的成本是合理的。不能負擔收費的人士可向醫務社會工作者尋求豁免收費。現時在接受公共援助的人士，不用說會自動獲得豁免。

當局可向市民提供收費的特別服務，例如予兒童及成人接受乙類肝炎防疫，防止肝癌的感染。這個建議目的是提供一更有活力的醫療服務，以祈更能照顧一般市民的需要，而又毋須政府作額外支出。

除了收取費用外，當局更可以善用現有服務以節省開支，例如透過重新編配醫生工作時間，使診所醫生可於夜診所工作，而毋須付予超時工作薪金給其他醫生。

醫療保險是我主張的另一環節，它可鼓勵人們使用私家醫院，因而減少政府及補助醫院的擠迫情況。政府應該提供誘因，以鼓勵購買醫療保險，例如給予減稅利益。將購買醫療保險孤立出來，有別於其他福利而獲減稅優待，並不抵觸現行政策，因為醫療服務向來，將來亦如是，是政府主要關心的問題之一。購買醫療保險獲得減稅將可鼓勵夾心階層人士擴闊其對醫療服務的選擇範圍。若有些僱員可從醫療保險減稅中得益，不受僱於別人的卻不能，那便是不公平。若該優待普遍適用，甚至不受僱於別人的，或是那些在不願替僱員購買醫療保險的公司工作的人員都有優待，那才算公平。

主席先生，我們從事醫生行業，盡量為病人提供最佳的先進醫療服務。能夠為人解除痛楚，我們足以自豪。但在受撥款與時間的限制，我們未能付出最佳服務，這是令人沮喪的。本人明白我是為政府及政府補助醫院的同僚說話。主席先生，情況更壞的，是私營機構的醫生也同樣感到沮喪，因為私營醫院及醫藥費用不斷上升，使病人將價就診，這只是有害無益的！

當一個普通市民要選擇，完全免費但質數較差的醫療服務，還是須繳付部份費用但質數較高的服務，肯定他們會選擇較佳質數的服務。我們必須承認，像本港一個低稅率社會裏，不能有既完全免費又維持最高質數的醫療服務。

主席先生，進一步改善醫療服務的資源，無論直接或間接透過醫療保險，部份應由能負擔的人支付。在一個已改善的醫療架構及基本建設內，這是醫療界唯一的方法，為不論貧或富病人提供最佳服務。

說過我對醫務衛生署財政預算的意見後，主席先生，我現在希望請你注意顧問報告書的各項建議，來作為我這篇講辭的尾聲。既然前日所召開的記者招待會已發表了報告書的建議，這份報告書已不再是機密文件，以下是我的意見：

簡略地說，我認為各項建議可分為三大類：

甲類——是有關改善目前管理體系，藉以收回更佳成本效果的建議……即通常只需最低開支的建議……一些在過去十年來醫生和病人都認為極有需要的革新……，一些和是否有一個獨立醫院管理局無關的革新……和最終一點，此等革新的成果可以很快令人體會得到。

乙類——是一些直接或間接和設立獨立醫院管理局有關，可能需動用大筆經費、好處只能在很久之後才能令人體會得到、前所未有、需要消化和長時間受公眾人士評議、推行和完成都非常困難、以及需假以時日施行的建議。

丙類——是一些在以上兩個極端之間的建議。

有機會詳細閱讀這份報告，關心這個問題的委員會成員一定會覺得我先前所提出的建議，如醫院內部管理不善、有關經費的分配、符合成本效果原則的措施、以及為所有人提供免費醫療服務的原理等，聽來都極為熟悉，原因不單是我曾經在不同場合中重複又重複過，更因為這些建議全部都在這份報告書中提及，他們都是屬於甲類的建議。提出進行這些革新的，除了公眾人士，在這個體制下工作的醫生方心讓醫生外，另有「香港觀察社」、「醫療關注組」、「香港醫療論壇」、「香港醫學會」、「醫務發展諮詢委員會」、「貝爾報告書」，以及最後和同樣重要的這份「澳洲顧問報告書」，他們全都提出要盡各種方法進行這些改革。聽見這一連串的敘述，我們當中的教育界人士相信會記起以往有關教育問題的同類報告書，最終使目前的教育委員會得以設立。

主席先生，我希望趁這個機會促請政府研究這份報告書的建議，參考上面三個分類來將建議劃分，然後盡快最先實施上述甲類的各項建議。這些改革其實是早應該提出和實施的了。此外，當局亦應同時積極研究有關設立獨立醫院管理局的建議，管理局的影響和存在的利弊之處，希望將建議付諸實行。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當前動議。

招顯洸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財政司提出一個收支平衡，並有小量盈餘的預算案，他在任期內的成就，是值得我們稱頌的。他竭力維持一個收支平衡的預算案而無需全面加稅，及保持公營部門開支的增長低於本港生產總值的增長，這也是值得讚許的。我祝賀他在退休後，生活愉快。

在一九八六至八七年度，政府已撥出四十三億元，相當於政府全年總開支的百分之八點九，作為醫療服務的開支。此數額與去年所撥出的比較，顯示略為增加三億元。這樣輕微的增幅，恐怕難以改善護理質素、擴大服務範圍或增加醫療設施。由於我清楚了解到，政府的開支應該公平地分配予各項公共服務，我並不打算在此刻，當政府正就本港目前的醫療制度進行檢討時，要求在醫療衛生服務方面獲得較多的撥款，但我必須指出，本港在醫療服務方面有很多問題是有待解決的。

我們經常聽到市民批評政府醫院的服務不足、收容病人過多，患病者需輪候多時方可入院，而補助醫院的病床則未獲充份利用。政府醫生的流失率目前是百分之十，而這個比率正在上升。這些醫生離開政府主要是因工作繁忙而感到頹喪、工作環境不理想、缺乏受訓機會及晉升機會欠佳。此種批評及不滿乃起於醫院服務的成本上升、預算受到限制、社會人士的期望日高、管理政府和補助醫院的雙重標準，以及因相當大量的專業醫療人員在公營部門競爭高級職位而引致的複雜問題。凡此種種都反映出本港的醫療制度未能配合本港社會所需。多年來我們已期望政府能改革現行的醫療制度。

我們應感謝政府已全力以赴。由政府委託的一間澳洲顧問公司已完成一份「醫院所提供的醫療服務報告書」，現已可供市民閱覽評論。

這份報告書為提供醫療服務擬訂一個新的組織及管理架構，預料對本港醫療服務的未來發展有重大影響。該份報告書的主要部分顯然是有關獨立的法定醫院管理委員會。看來絕大部份（即使並非全部）的建議，如脫離該獨立機構，便不會成立。這個建議的新架構旨在確保實施有效的醫院管理，有效率的提供服務，及在公共資源的使用方面承擔更大的責任。

有關地區管理委員會的建議，其優點是可使各區的醫院獲得更妥善的管理。當局將會邀請區內的代表出席委員會的會議，此項建議符合現行代議政制的政策。但由於該報告書未有指明補助醫院現有董事局所擔當的任務及董事局建議成立的地區委員會的關係，日後可能會引起糾紛。

澳洲的專家並沒有忘記照顧夾心階層的需求。報告書亦提議實施一項試驗計劃，為配合中等入息人士的需要提供乙等病床服務，如在現有的公立醫院提供乙等病床可能會引起行政上的困難，減少提供丙等病床和使公立醫院的擠迫情況更為嚴重。假如此項試驗計劃包括在新醫院或新的擴建部份的發展計劃內，我認為較切實可行。

那些專家所提出的其中一項主要建議，是將政府和補助醫院合併。在這種新的制度下，該獨立機構採用共同的服務條件、彈性的配備職員和僱用政策來提高職員的士氣，並鼓勵醫院充份利用熟練和合資格的職員及病床。

可是，澳洲顧問團並沒有為此項合併行動訂立一套急需的準則，它建議設立一個獨立的職員諮詢委員會來處理這事。因此，有關這方面的詳情，應由所有負責在政府和補助醫院提供醫療服務的人士，和有關的職工會一同制訂。

該顧問團除建議將標準病床每日收費額修訂為醫院費用約百分之三外，並正擬訂多項方法來增加財政來源。顧問團認為急症室每次收費十二元是防止市民濫用該項服務的有效辦法，但是我懷疑醫院從這方面的收益，能否抵消有關行政費用的開支。

我們應支持一個收費基本原則，就是政府必須照顧那些沒有能力付款的人。

至於對財政方面的影響，那些顧問指出，設立獨立的醫院管理委員會的費用合計為九億五千萬元，該款可於五年後全部收回。令人遺憾的是我們不知道有關費用詳情。

我看到在「減縮費用」項下的數額四億元是列作從「已減少的建築物」所得收入；這是否暗示新醫院或擴展部分的建築工程將會停止？

草擬這報告書所依據的精神是值得我們讚許的。然而，報告書不可說是包羅廣泛，因為一個十分重要的部分被忽略了。由於職權範圍所限，那些顧問未能闡明主要醫療護理未來的發展。由於主要護理是基本醫療服務，其重要性實不容忽視，尤其是當政府正在積極擴展醫院服務的時候。

我想強調的是，要是政府會因新的改革而最後仍負起撥出額外款項的責任，並繼續承諾每年的醫療服務開支不少過現時水平的話，才可接納報告書的建議。

報告書的建議如獲接納，可能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實行。我想藉此機會建議一些政府可以盡快辦理的事項：

- 善用補助醫院的空床，以供政府調往那些醫院的病人療養之用。
 - 分配多些病床給政府醫院中有病人過多現象的矯形外科、內科、外科及精神病房的病人
 - 加速增設療養院病床，以減輕普通病房的負擔
 - 進一步擴展社康護理服務，特別是精神科社康護理服務，以應付精神病者病後護理服務的需要。
- 上述措施可以迅速解決現時醫療服務所面對的問題，我認為這些措施是絕對必要的。

主席先生，我想就撥款給陸軍醫院的問題提出一些意見。

過去多年來，本港的醫療服務是根據緊縮的預算而提供，許多政府醫院須盡可能節省，才能收支相抵。現時我們無法提供昂貴的優良護理服務。

自從較早時財務委員會在一個會議中提出給予陸軍醫院補充撥款後，該醫院成為市民關注的問題。許多人來見我，談及陸軍醫院的問題。他們給我的印象是，該醫院在本港的醫療服務方面，是昂貴而無用的醫院。我深信香港大部分市民都會有同感。

當我為準備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而研究一九八六至八七年度的開支預算草案時，我發現由政府撥給經費的政府各部門和其他機構的總開支均清楚列於預算草案，但陸軍醫院，則不包括在內。我曾多次盡力嘗試找出陸軍醫院的總開支，但結果無法找到。當我再嘗試去找的時候，才獲悉我想找的資料不在那裏。有人告訴我，陸軍醫院是根據防衛費用協定條例運作，該醫院的總開支包括在駐港英軍全部費用內，因此並無分開列出。

由於我們知道明年的防衛費用將達十五億元之多，而撥給陸軍醫院的款項有多少，則會是評定其成本效用的重要因素。

主席先生，我們是立法局和財務委員會的成員，負責審查公共開支。如果我們不能獲得這些所需的資料，請告訴我們，當我們審核預算建議時怎能作出正確的決定？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林鉅成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一個良好政府有責任照顧市民的健康，也有責任使它的有限資源能公平地分配。（例如，各種社會服務、建設工程、教育、治安等等。）效率更是一個運作良好政府所必須具備的重要條件，只有一個效率高的政府才能令市民認為他們所繳交的稅款，是物有所值。

來年度政府用在衛生醫療服務的總支出為四十三億元，平均每一市民佔七百九十元。在八六至八七年度結束時，政府，補助及私家醫院將共有二萬四千五百張病床，到一九九四年，醫院病床將增至三萬八千二十張。由於市民對衛生醫療服務方面的質和量的需求，與日俱增，政府每年在這方面的支出，將會愈來愈更龐大，如處理不當，可能引起資源不能公平地分配的問題。

香港市民的健康，在現有的醫療服務政策下，獲益良多。雖然如此，為配合未來社會整體發展，和更有效的運用有限的資源，對現有政策作出修改，實屬必要。現有制度，不論在開源或節流方面，都有值得改善的地方。在討論開源問題之前，我要強調一點，就是政府必須繼續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補助醫療服務。

在開源方面，我認為政府可研究下列各點：（一）急症室服務應該收費。現時全部政府醫院的急症室服務是免費的。急症室服務的對象，是一般患急症或意外受傷的市民，病人到急症室求診，是因為需要急症服務，而非因為經濟困難，需要免費，因此政府毋需慷他人之慨，浪費納稅人的錢財。（二）醫院收費：政府醫院病床每日支出由每張數百元至千多元，而病人每天只付十五元，因此作出適當的調整收費，是可以接受的。（三）社康護理服務，每次服務的成本是一百九十元，但只收病人十五元，本人曾數次被病人問及為何收費如此低廉？

節流方面：（一）普通科門診部為每一病人服務之成本為五十四元，根據去年九月屋邨醫生聯會調查結果，屋邨內醫生收費，平均為四十至四十七元。因此政府應研究普通科門診之現有效率及未來發展方針，並考慮如將普通科門診服務轉為私營化，是否更符合經濟原則。（二）社康護理服務，如由私人經營，相信每次服務成本，將會大大減低。（三）鼓勵推行適合本港的醫療保險制度，以減輕市民對政府醫療服務的倚賴。（四）研究現有醫院、診所之組織、管理、及運作上的缺點，加以糾正，以增強工作效率。

兩日前政府發表顧問公司對改善香港醫療服務建議的報告書。其內容所提及之大部份問題，對瞭解香港醫療服務的人士，可說是無甚新意。這花費了五百多萬的報告書，是否物有所值，則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重要的是在這報告書的諮詢期內，政府有責任對市民清楚及詳細解釋建議的必要性和好處，以免市民誤解政府的用意。在諮詢期過後，政府更必須有決心及有效率的去從速進行改善工作。

有關政府以外匯基金向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擔保嘉華銀行一事，本人相信政府有一定理由作出此決定，在現有政策下，立法局的非官守議員，無權過問外匯基金的運用。然而在代議政制發展過程上，行政機構最終應向立法機構負責或交代。從這觀點來看，現在處理外匯基金的政策，實有作出修改的必要。

主席先生，除了對外匯基金政策問題有所保留外，本人支持動議。

戴展華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我想藉此機會表揚財政司向本局提交一個均衡和審慎的撥款法案。

我對財政司今次公佈的中期預測極表歡迎，因為它可令社會人士對未來幾年作更有效及更長遠的計劃。它亦使政府能更準確地預算政策的推行及將來的需要。

今次撥款法案內各項支出項目的撥款分配大致上都沒有重大的失當。不用說，市民總是會對公營部門支出的增加撥款表示歡迎。要達到這個目的，只可通過縮減儲備基金、尋求貸款、增加稅

收或費用。有鑑於香港在未來幾年將面對的問題，上述任何一項或多項選擇都不是切實可行的。不過，主席先生，有關較香港其他地方偏僻的新界西北部，我準備提出一些對預算政策重點的更改，供本局考慮。屯門是發展迅速的新市鎮之一，進步一日千里；而隨著天水圍的發展，預料元朗在九十年代人口亦會大量增長。我們必須有詳盡和遠見的城市計劃，並輔以適當的醫療、社會及教育服務，方可照顧遷往這些地區的大量人口。

由七十年代中期起，政府支出主要倚賴來自售賣土地的非經常收入。隨着八十年代初期地產市場的崩潰，擬使新市鎮市民受惠的大量社會計劃都被延遲或被迫削減。這種情況可自屯門社會人士的不滿得到證明，更可作為我們今後發展新市鎮的鑑戒。

主席先生，在我探討醫療服務的提供問題前，我要先行宣佈我是博愛醫院的總理。

醫療服務方面的撥款較上一年增加約百分之七點五。這項增加對香港一般醫療服務的水準可作一定的改善。不過，一直以來受補助醫院的水準都較政府醫院落後，無論在提供設施的規模或種類方面，都不能相提並論。根據計算，各醫院每個床位的單位成本如下：

瑪麗醫院	港幣	1,000 元
瑪嘉烈醫院	港幣	820 元
伊利沙白醫院	港幣	800 元
仁濟醫院	港幣	350 元
博愛醫院	港幣	200 元
社康護士及探訪每名病人的成本約為：		175 元

對受補助醫院資助不足所產生的主要問題如下：

- (a) 某間醫院並不能滿足當地居民的期望和需要；和
- (b) 該等醫院的員工往往因為設施不足而未能向市民提供醫療服務，士氣自然受打擊。

上述情況在新界西部尤其嚴重，因為該處對醫療服務的需求日益殷切。假如受補助醫院所提供的醫療服務的範圍及水準獲得改善，它們則可減輕目前政府醫院所承受的壓力。

我並發覺受補助醫院內有很多病床被一些高齡人士佔用，而他們實際上應改由安老院或療養院予以收容。安老院或療養院的職員及有關設施，當可對這些住在醫院而又不需要深切醫療照顧的高齡人士提供更合適的服務。因此我建議將那些住院率低，或經常被只需起碼醫療照顧的高齡人士佔用的醫院，改為安老院或療養院，以確保我們在醫療服務的支出，更加物有所值。

主席先生，我的下一個題目是教育。

鑑於新界西北部居民對該區中學學位不足的請願、申訴及報章報告，相信兩局議員對該地區中學學位的情況不乏瞭解。由目前至一九九二年，平均的短缺為每年 3 500 多個學位。據我所知，由現在至一九九二年間，當局會為新界西北部增加十七間新學校。即使將此計算在內，學位短缺的情況仍然嚴重。上述是在城市設計時顧慮欠周詳，以及在設計初期過份謹慎限制預算的後遺症。為緩和這個嚴重情況，教育署亦提出了一些欠缺全面的措施。無論如何，新界西北部學校的行政上困難及教育水準的下降仍然存在。數以百計的學生每日需花費幾小時的交通時間，以便前往香港其他地區的學校求學，這實在是令人不滿和不合邏輯的。因此，我籲請當局增加撥款，擴充新界西北部有擴充潛力的學校，並特別在新界西北部購買更多私校學位，而不是削減該地區的私校數目。

鄉村地區發展

目前新界有百分之四十以上適宜耕種的土地未被利用，主要因為土地業主不願意將土地出租，寧願將土地空置，等待將來資本增益。我建議政府就善用現有土地方面制定長遠政策，以便發展本

港地區工業及農業的潛力。隨着中國生活水準的提高和對本身產品需求的日益增加，香港的農產品在本地永遠有一定的需求。新界飼養家畜的農人目前約供應本地豬隻需求的四分之一，以及家禽需求的百分之六十；家畜飼養業直接及間接地為二萬多人提供了工作。

近年來，政府對威脅香港的污染問題採取了正視的態度。這些是屬於社會問題，而政府在領導對抗污染時，除立法管制外，並應提供所需的基層架構及服務，以減輕污染的程度。使漁農署得以執行該處基本活動的撥款不是被削減就是僅作輕微的增加。故此，有實際需要對該署作更多撥款，以策動更徹底的鄉村土地政策。然後，再撥出款項對鄉村農業進行深入探討，旨在改善有關土地的利用。上述步驟當可確保香港在未來的歲月能有豐富的收穫。

嘉華銀行

有關嘉華銀行的問題，雖然與財政司提交的撥款法案並無關連，但我完全同意各位同寅提出的意見。為向市民交代公帑的運用，政府應該就最近與各有關方面達成的協議，對其承擔的程度或須負的責任作一些透露。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胡法光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在過去幾年，財政司能夠限制公營部門開支，而無需削減基本及重要的建設計劃，以及政府在不同專責範圍內所提供的基本服務，實在應予表揚。財政司正確地指出，雖然最近物業市道復甦，我們仍需接受一個情況，就是由非經常收入支付費用的建設計劃的比例，將遠較以往為低。各項服務的費用及收費應按時檢討，以便盡可能收回政府所提供服務的全部成本。

我一向都認為，一般來說，應補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並視之為受補助者的一種權益。香港並沒有天然資源，它能夠成為繁榮及穩定的社會，主要有賴香港人的勤奮工作。我們應在促進他們現在及將來的財富創造方面作大量投資，而同時只負責照顧那些不能照顧自己的人士。

多年來，與房屋有關的問題一直在香港預知問題方面的民意調查中高踞首位。一九八六至八七年度，房屋方面佔政府總支出的比例略降至百分之十二點三，但，在最近幾年，它一直是僅次於教育的最大開支。我很高興知悉房屋委員會對香港的大規模公屋發展的建設支出，正逐步增加其資助。一九八六至八七年度的資助可能達出租的公共屋邨總建設支出的百分之四十三，而目前的趨勢顯示將來的資助額甚至會更大。房屋委員會應在約五年內達到完全自給自足的目標，但同時又不致使其長遠發展計劃，包括重建計劃的進展放緩。這方面的支出應越來越少由公帑資助，而所節省的金錢，便可用作資助在其他方面極需的額外建設及服務。作為社會福利小組的召集人，我想提及這項工作將由小組組員分擔進行。要達成這個目的可以選擇很多不同的途徑，我謹提出下述幾種途徑，以供考慮：

- 一、**居者有其屋計劃**：政府應考慮將居者有其屋計劃轉歸房屋委員會管理。由於居者有其屋計劃與出租的公共房屋相比，前者牽涉的津貼額較少，房屋委員會可因此項轉移而在財政上得益。最近的趨勢顯示居者有其屋計劃日益受市民歡迎，而遞交綠色與白色表格的申請人，一直均有超額現象。此外，房屋委員會在將出租的公共房屋單位撥入居者有其屋計劃方面，亦有更大的靈活性。居者有其屋計劃應予推廣，因其買主會對社會產生歸屬感，從而有助於增進香港的安定。
- 二、**與私人發展商聯營**：當局可與私人發展商作出安排，由後者斥資發展地盤。樓宇建成後發展商可保留商業單位及部份住宅樓宇以供出售，而房屋委員會則獲得一個議定數目的住宅樓宇，作出租的公共房屋或居者有其屋計劃的單位用。此舉不單可使居民成分較均衡，更可節省房屋委員會的非經常開支。此項計劃可稱為「私人機構參與修訂計劃」，實可利用私人發展商進行建築工程的速度及效率。

三、**加租**：徵收商業樓宇市值租金當無問題，但增加住宅單位的租金則應審慎處理，且所訂增幅須在租戶能力範圍內。租戶為社會整體利益起見而付出更多租金，儘管數目少至微不足道，仍然十分值得加以考慮。

四、**減低可以負擔租金人士的津貼**：當局已成立一個公屋住戶資助小組委員會以研究此項問題。倘委員會的各項建議獲准執行，無疑在經濟方面將對房屋委員會有所裨益。

五、**住戶購置本身的單位**：這項建議可能引起很多問題。把現有的多座殘破大廈的單位售給它們的住戶，並非可行的辦法。假如能解決管理上的問題，亦只可考慮出售那些具備適當居住環境及條件的大廈。但此項建議肯定值得進一步探討。

可能還有很多其他值得考慮的辦法，因此我們可同時採用數個以上提出的辦法以求達到目標。

展望未來，本港的自然人口增長率每年約為五萬一千人，而外來的移民則約為每年二萬一千人。假設其中百分之五十的人口會居住在公屋，其餘的居住在私人樓宇，則每年由於人口增長而需要的公屋單位便達九千個（按每個家庭有四人計算）。目前有五十萬人居住在木屋區及有十七萬戶家庭在輪候公屋登記冊上。根據以往經驗，當中約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士可獲編配公屋。這兩類人士將需要十四萬七千個公屋單位。此外，由於家庭成員分開居住，亦可能額外需要二萬個單位。在顧及所有這些需求後，我估計約可在六年左右或九十年代初期為全部輪候公屋者提供所需的單位。此後，每年興建公屋單位的數量將可減為九千個，另加重建計劃所需的單位。我十分贊成財政司的說法，香港的公屋建設計劃是世界其他地方所難以比擬的。

社會福利服務主要是照顧貧苦無助的人士及家庭，藉以應付他們的基本需要。一九八五年社會福利發展五年計劃檢討的結果，顯示大部份社會福利及康復服務所獲撥款不足的情況相當明顯，尤其以撥給老人、弱能及弱智人士的款項為然。這些社會福利設施大部份是由志願機構策劃提供，而這些機構在財政上極度依賴政府的津貼。雖然在預算案中，社會福利津貼將會增加百分之十三點六，由四億二千一百萬元增至四億七千八百萬元，但似乎這數額仍足以應付五年計劃預訂提供的設施，因此我建議政府應訂定更積極的津貼政策，並着手採取所需行動，以便提供計劃中各類設施。

在受助福利機構方面，現正將它們提供的服務分為第一類及第二類，以分別出不同的津貼方式。有些列為第二類的服務是同樣的重要及需要，但可能只獲得一次過的津貼，而津貼額是隨意規定或由政府全權決定。這情況令提供第二類服務的志願機構遇到嚴重的財政及人手問題。故此我建議社會福利署署長應與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商討，徹底檢討目前的津貼制度，查核該制度是否足以應付志願機構（特別是提供第二類服務的機構）的財政需要。

由一九八四年起，社會福利署開始招聘沒有受過正式社會工作訓練的大學生，擔任助理社會工作主任職位。其後又使用公帑讓他們攻讀由香港大學或中文大學舉辦的部份時間社會工作深造課程。我明白採取這措施的本意是緩和曾受訓的社會工作者的不足情況，但現時情況不單已有改善，更變為沒有足夠的職位來聘用在本地或海外大學接受社會工作訓練的畢業生。在這情況下，我希望政府立即停止招聘未受社會工作訓練的畢業生來擔任助理社會工作主任職位，因為不再採用這不切合需要的做法有兩個好處：第一，政府可省回其後訓練受聘者的費用，第二，經過訓練的社會工作者，因曾受訓及外勤工作經驗，受聘後可立即為社會提供及時的協助和服務。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下午四時三十五分

主席：本局會議至此暫停略作小休。

下午四時五十五分

主席：本局現告復會。

陳壽霖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財政司在一九八六至八七年度財政預算案的成就是應予祝賀的。四年來他首次能提交一份有相當盈餘而不須借助加稅的財政預算案。更重要的是他不獨成功使累積赤字達七十億元以上的香港財政恢復平衡，還能為現行財政年度帶來少量但有用的盈餘。拿今天的情形和八十年代初期的艱難日子相較，我們大有理由感謝他對香港經濟有透徹認識和採取堅定政策，使香港的財政得免於水深火熱。

不過，今天香港的財政狀況雖然確實較數年前健全得多，我們卻不應因而過份樂觀或以此自滿。財政司提醒我們須盡力增加公共財富，祇有在創造出財富時才可以分與眾人。換句話說，我們的存活視乎我們能否應付各項開支而不須告貸。簡略而言，不能先花未來錢，還要用得其所。我就是緊記這點然後談到今天要討論的事項。

過去二、三十年來，我們在公共房屋發展上有實在令人難忘的輝煌成就。預計今後四年內會共興建十八萬八千個公屋單位，平均每年落成四萬七千個。無疑，正如財政司所說，「據我所知，世界各地並無一個計劃可與之媲美」。主席先生，在去年的施政辯論，我說在過去十年香港的納稅人為興建公共房屋共負擔三百一十億元之鉅。在一九八六至八七年財政年度，政府預算為此開支三十四億元。這款額已為數不菲，但總成本仍不祇此，因為地價從未有計算在內。其間道理我實在不大明白。有人向我解釋，說政府不用為地皮付錢。我認為這說法毫無商業意識。但這還不是我最關注的一點。我最關注的是，除非我們知道公共房屋計劃的真正成本、其中必定包括三大要素，即建造房屋的資本支出、地價和行政費用，否則實無法評算過去多年來香港納稅人已津貼了多少，或這些計劃是否按成本效應及以合理價格實施，保證物有所值。

現轉談公共房屋的另一方面，即利益分配問題。關於富裕住戶居於獲得大量津貼的公共房屋，在立法局內外都已有很多人談論。直至現在，政府似仍未能或未肯正面處理這棘手的问题，提出一個解決這引起爭論的事項的明確方案。除非這問題獲得圓滿解決，人們仍會繼續質詢房屋計劃實際上是否達到幫助有真正需要的人的原意。再概括的來說，人們甚至會懷疑是否有需要維持一個其規模在過去或許合理的公共房屋發展計劃，但時至今日該計劃也許未必適用，特別是由於過去多年來香港每人平均入息不斷上升。政府應處理的問題是，應否全面檢討公共房屋的現行政策。我認為除非已這樣做，否則我們無法使到我們的金錢能獲得正確公平的分配，以解決許多急切的需要。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周梁淑怡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就社會服務而言，香港政府是一個採取放任主義和不干預主義的政府這說法，在五十或甚至六十年代可能真確。但時至今日，我們需要重新考慮對這情況的認識，才能以正確的觀點去評估我們的財政計劃。

私營服務轉由政府處理的趨勢，在社會服務範疇方面最為明顯。我們是否有需要在房屋、教育和社會福利以外，再深入地看，然後才確信我們的政府的確並非採取放任主義？就這點而言，倒不如說在這些範疇可能有政府干預太多的危險。

政府每年建造四萬個住宅單位。我們亦見到政府學校的設施繼續增長，並提供直至中三級的免費學位。志願社會福利機構在必需的服務方面受到全面資助；更不必說在中央管理和服務與經費的統籌之外，政府還直接承擔其他工作。所有這些發展都是在一九七〇年代開始的；我們現在必須檢討形勢，然後考慮我們應怎樣去繼續這些工作。

我們必須考慮，現時當局應否繼續興建三萬五千個出租公屋單位及只興建五千個居者有其屋計劃的單位（既已知公眾支持居屋計劃，以及全港合資格申請居屋單位的人，特別是現時的公屋住

戶對居屋計劃的需求)；或者，當局應否將這個比例加以調整。而且，私人機構參與建屋計劃這項概念現時既已經過測試，並證實成功，當局應否進一步邀請私人機構合作，參與這項計劃呢？

或者，現在也是適當的時間去重新研究，是否應該繼續將公共房屋當作一般社會福利，又或者，在今日的香港，這做法是否已經過時，是否最好把它列為歷史陳迹呢？

我們應否檢討，為甚麼政府用於一個官立學校學位的經費，比資助學校的學位超逾百分之四十呢？但本港一些資助學校，不也是質素極佳，且培養出不少優良的學生嗎？如果可由社團辦學，為甚麼教育署要辦學？教育署究竟用了多少功夫去籲請各界社團參與辦學呢？

社會福利方面又怎樣？政府所遵循的政策是否只援助那些亟需援手的人或是否有偏離這種政策的趨勢？目前由政府負責的服務是否可改由受補助機構負責？例如，既然家庭生活教育工作若由家計會一類的團體負責，不但同樣收效，可能成本還較輕，那麼我們為甚麼要僱用公務員去進行這項工作？為甚麼由志願團體創設的服務不獲進一步資助，使其以志願服務的形式繼續發展，而往往卻由政府接管，因而令公務員人數增加？

主席先生，我首先要承認本身並沒有上述三方面社會服務的經驗和專門知識。不過，很多時候經驗和專門知識會產生自以為是及缺乏進取的思想。我只是呼籲當局摒除官僚偏見，對這方面以常理來作新的評估。

在提醒各位有關由政府處理的同時，我必須說明我是堅信政府與私營機構合作會產生協同作用。去年，國際青年年全港性活動的組織及統籌，使我和所有參與的人士，認識到匯合私營和公營資源所能產生的額外價值。在用罄來自商界以及非牟利機構及志願人士的所有資金及人手之後，我們終能取得遠超預算的成就。政府在這方面的全部統籌支出達二十五萬元。

主席先生，當我們將來提到開明的政府時，我希望這不僅是指政府的公關方面，並且是指與私營機構合作的開明態度。目前，只有小部份政府部門抱着這種態度，而大部份部門卻並非如此。政府高層人員若積極提倡及推廣這種態度，對本港經濟及社會均有益處。

有關這點，我同意湛佑森議員就私營化所發表之意見。經過多次成功的試驗後，現在是全面探討那些服務可進行私營化的時候了。

同時，潘志輝議員建議政府自行研究、策劃及監管大型建設工程，我想請他留意以下兩點，首先，若由政府僱用專業人士進行那些工程，可能失卻靈活性、其他利益、以及資源的節省；其次，由政府工程師負責的工程，似乎很多時不能如期完成，使我感到他們絕不理會既定的竣工日期。

除考慮把政府服務改為私營外，我認為政府應重新檢討有關私營機構的組織和提供意見的現行政策。

以目前來說，即使有人向政府提出革新的意見而結果發覺這是可行的，亦不能保證提出建議者會獲得保障。根據一般程序，便是把該項建議公開投標。這無疑是旨在消除徇私的指責。但為了保障本身，政府不單對提出建議者不公平，同時亦使其他人不敢提出建議，因而令社會人士失去從這些寶貴意見獲益的機會。

在完結前，我必須向格士德議員致謝，他可說是最體諒我的同寅。我並不是大量使用化妝品的人，卻經常飲用不含酒精的飲品。我必須指出，假若以為化妝品是女性的專用品，是錯誤的想法。同樣，飲用不含酒精的飲品亦不會受年齡限制。即使如此，我仍然衷心支持在財政狀況許可時，撤銷這兩項消費品的徵稅。這項行動所得到的擁護將會令我們全體議員感到驚奇。

今次辯論的主角彭勵治爵士大可引用他隨意向石油公司提出的一些意見，但他並沒有這樣做，他肯定不是以卓越的公關才華而載譽，不過，他有多種方法去彌補一些特殊情況。他多年參與公

共服務，貢獻良多，有些鮮為人知，有些人所共知，但無疑為香港人造福不少。當他離開這裡的朋友和記者時，知道很多人都會懷念他，他必會感到極大的欣慰，懷着舒泰的心境退休。

主席先生，我支持這項動議。

陳英麟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我今天將會單獨談及社會福利這題目。

由受助志願福利機構主辦的所有各類個人福利服務均有短缺現象，使我更加關注有關對犯罪者、老年人、青少年和傷殘人士的服務的短缺。我因為對青少年個人社會輔導服務有較多體驗，所以針對這個問題談論一下。這會幫助我說明政府有急切需要在其他有短缺的服務方面，去積極地做一些工夫。

青少年個人輔導服務包括外展社會工作、學校社會工作和家庭生活教育。

在一九八五年內，總共有二四〇四人被警方控訴以高買、身為非法會社會員和爆竊罪名。這數字與一九八四年的數字比較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點五。

這個檢控數字實在反映了青少年犯罪問題正在增長；但上述數字卻不能顯示問題有多大和存有多大隱憂。有關學童行為不良及犯規與及青年結黨行為，當局正作深入研究；這亦反映政府對這個問題的密切關注。

近月來青少年結黨活動的情況越來越使我擔憂。在筲箕灣山村分區委員會每次會議中，其中一項最熱門的論題就是區內存在的青少年結黨和吸毒問題日有增加。分區委員會繼續敦促警方出席代表，要求加強區內巡邏，將非法黨徒驅散。

分區委員會的每一位成員都清楚知道，青少年結黨和吸毒問題是複雜的社會和人的問題。使用警方行動只是一個最後的辦法，因為這樣做可能會妨礙他們的前程，而且亦非補救問題的建設性方法。但是我們並沒有外展社工隊伍替筲箕灣山村分區委員會服務，而我們亦不再可以和社會福利署的代表談論有關問題，因為這位代表在去年四月已經不再出席分區委員會。為此，除了催促警方採取行動外，我們還可做甚麼？

本局同寅譚王葛鳴和許賢發議員在去年十一月施政報告辯論致辭時，曾將社會福利比喻作一項「投資」。政府為此已作出反應，在一九八六至八七年度預算中，社會福利項下的開支，得到了自一九八一至八二年度以來，較諸所有其他主要計劃的最高峰的增長；使這項目在綜合賬目開支總數所佔的比例由百分之四點二提升至百分之五點八。但是我對青少年個人輔導服務的預算開支撥款並無真正增長仍感失望。外展社工隊伍仍照舊保留十八隊的數目；而學生與學校社工的比例亦保留在四千比一。如果按照「社會服務五年檢討」中所載列的計劃是具真實意義的話，則現有的撥款表示短缺了百分之五十。作為一個門外漢，我的解釋是政府只處理了問題的一半，而丟下其他一半問題不顧。

這樣及其他短缺情況是十分不理想的。現時我們大約短缺了八十三間老人康樂中心和十四間老人服務中心，昨天我們在財務委員會得知，我們需要一五二六七個庇護工場的工作位；但直至現在我們只能提供二八八〇個工作位。

這就使我不禁要問，和其他社會服務比較，例如醫療衛生、教育及房屋，政府對社會福利一項目訂下的優先次序是怎樣？

我認為醫療衛生、教育及房屋，都是需要高度優先處理的項目，社會福利亦不例外。本港的社會福利政策，旨在幫助那些最不能照顧自己的人士。從「投資於社會人士」的角度來看，和基於體恤困苦的態度，實在有強烈理由給予社會福利像其他社會服務計劃的同等優先次序。

不單只社會福利有短缺情況，醫院病床和公共房屋亦有不足之處。政府現正按部就班去應付醫療服務和公共房屋的短缺情況，但我卻看不見政府作出任何承擔以解決社會福利服務的短缺情況。

這樣對社會福利服務是不公平的。我曾經聽過政府告訴我們有關醫院的急症服務被濫用。我亦曾聽過有關若干受助醫院不願意改變它們的免費醫療服務的說法。在公共房屋方面，我曾處理有關個別住戶的家庭已經遷出，但住戶仍不交回樓宇單位給政府的問題。我亦有聽到很多人說過，倘若住戶有能力購買自己的居屋，當局應鼓勵他們去購買，然後把樓宇單位提供給有更大需要的人。

但我從沒聽過有關我們的社會福利計劃被濫用的情況。如果他們可以照顧自己，誰人會要政府的施捨，誰人會要入住安老院，又誰人會需要庇護工場？在一九八二至八三年度，當政府把資助志願機構辦理的老人中心的撥款由一百之一百減為百分之七十時，當時市民不是提出強烈的反對嗎？

我真的不能明白這事情的邏輯論理何在。一方面社會福利竟然不能照顧所有最需要幫助的人，而另一方面醫療服務和公共房屋卻不只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同時亦照顧了那些實在不需要政府幫助的人。我們是否意圖把醫療和公共房屋變成一種福利，而使到社會福利計劃吃虧呢？

我知道政府單獨不能解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問問自己，我們這樣是否公平呢？

主席先生，我在結束前，想藉這機會向財政司致意，感謝在過去兩年來他在私交上令人難忘的高誼隆情，正如已故同寅孟家華神父所稱，他獨樹了自己的風範。我謹祝財政司伉儷榮休後生活愉快。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這項動議。

許賢發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雖然許多人稱譽本年度的財政預算案為令人滿意和收支平衡的預算案，但它卻顯示政府並無作出承諾，而且缺乏長遠計劃。以社會福利方面來說，公共政策及資助優先次序，經常出現不明朗的情況，在開列政府對福利計劃所擔負的財政責任時亦顯得小心翼翼。過去十年來，社會福利服務的主要經費均有賴政府提供，但在經濟衰退期，社會福利服務經費往往是第一項被削減的預算項目。

誠然，社會福利經費已由一九八一至八二年度佔政府總開支的百分之四點二增至一九八六至八七年度的百分之五點八，但該項撥款大部分（百分之五十九點四）是用於公共援助及特別需要津貼計劃，只有百分之十七點一撥給志願機構的社會福利津貼。雖然一九八三及八四年內，社會福利津貼的增幅放緩，但一九八五至八六年度教育津貼比一九八四至八五年度教育津貼的核准預算卻增加百分之十三點七（五億零五百萬港元），醫療津貼增加百分之十一點九（一億二千萬港元），而社會福利津貼則只增加百分之五點〇七（二千零三十萬港元）。上述數字已說明了有關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斷推行的社會福利發展五年計劃中，政府並沒有作出類似提供中小學學位及興建公共房屋的承諾。雖然志願機構和社會福利署每年均花費時間和人力去檢討五年計劃，但幾乎所有類別的社會福利服務均出現不足的情況。讓我舉一個例子，截至一九八五年九月三十日時，由志願機構辦理的十二個社區中心中，共有一百五十個政府核准的職位仍然未填補，這些空缺經過三年仍未填補，原因是經費不足。社會福利服務並沒有如社會福利政策所承諾一般，逐步獲得改善和發展，反之，服務水準更退步和變得越來越差。資源不足，加上本年度的財政預算並無為改善社會服務的質素方面撥款，已令各志願機構日益感到氣餒。

主席先生，我亦同意財政司曾經說過的話，就是金錢不能解決所有問題，這句說話確是有見地，不過，金錢也不是造成問題的唯一原因。事實上，志願機構所面對的許多問題都是現行社會

服務津貼制度所造成。當局於一九八三年推行標準開支津貼制度，使志願機構可預知將有多少收入以維持其服務及計劃所需的經費，並可靈活地調動資源。雖然標準開支制度已比整筆酌情補助金有所改善，但推行起來仍有不少問題。

將福利服務分為第一類（全部津貼）及第二類（部分津貼）的標準，以及計算標準開支的基礎和方法，已引起志願機構的不滿，其他問題則是因社會福利署對各機構的賬目加以嚴格管制所致。自一九八三年以來，提供第一及第二類服務的志願機構均受中央行政費不足所限制。此外，在新津貼制度的「不補足」政策下，政府只關注盈餘，若有虧損，則由志願機構自行處理。累積的儲蓄須另行納入一個儲備賬目內，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志願機構不會獲准充分利用可調用經費去推行其服務計劃。（不過，社會福利署署長則可酌情決定是否應利用盈餘去推行新計劃。）扣除未經使用津貼的利息不僅削減緩衝效果，令志願機構可能在現金週轉方面遇到問題，更違背了新津貼制度的原則，就是使志願機構能更靈活及有效地運用其收入。最後，由於個人薪酬在第二類服務下不獲得全面津貼，有關機構便須不時為調整員工薪金的事而傷盡腦筋。

當局既然承認志願機構所提供的服務是代替政府提供直接服務的一個符合成本效用的方法，則問題是如何令志願機構在不須擔憂經濟資助不足或不明確的情況下提供服務？主席先生，我相信政府的承擔，對本港社會發展至為重要，我認為政府應採取確實的行動，詳細訂定社會福利計劃的五年預算及發展策略。政府亦應在此時摒棄對社會福利政策的不明確立場，全力支持需待政府撥出經費推行亟需的服務計劃。

雖然我同意財政司管制公帑的呼籲，但我們不要忘記，上述一成不變的管制只會對志願機構造成長遠影響。我們需要的，是客觀的評估，以獲得良好的管理和明確但非制肘性的責任承擔。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為檢討新津貼制度，草擬了很多建議—按照計劃，這檢討應早於一九八二年進行。概括來說，志願機構促請社會福利署在政府跟志願機構磋商後，訂出各類社會服務的基本開支，並讓志願機構參與訂定施行的先後次序、釐訂政策和決定如何運用資源，特別是要積極及明智地運用已知總數達三千一百四十萬港元，存於志願機構儲備金帳項下的盈餘，藉以減輕中央行政及調整薪金所需的資金嚴重短缺情況。

主席先生，我們明白不同類型的計劃都需要數額有限的公帑來資助。不過，政府獎券基金是特別為資助社會福利計劃而設立的，而其總收益由一九八三年的百分之五點七五穩步跌至一九八五年的百分之一點五。收益減少可能是申請數目不足所致，但我卻認為真正原因是撥款人員在按照可運用的基金來處理申請時實施嚴格的管制，以致過去數年都有申請延誤的情況出現。我現謹促請政府將獎券基金恢復至原來的百分之五點七五。由於本港主要的基金及社團多數只資助建設計劃，那麼可否將用於社會福利的政府獎券基金的百分之五十撥款，用來提高那些獲政府核准，但在過去幾年都沒有獲得社會福利資助的計劃的服務質素。同時，亦應縮減現時長達六個月至三年的處理政府獎券基金申請所需的時間，申請手續亦應精簡，以及調派更多人手處理申請，以便完成改革後，可立即發放津貼。

主席先生，有人說獲政府正式認可的賽馬活動，對本港市民是有利的，因為賽馬收入除了增加政府一般收入外，還資助社會福利服務。去年，全港最大的非政府資金來源—皇家香港賽馬會，將其除稅後百分之五十二的盈餘撥入其慈善公司內，此項盈餘在過去三年內有穩步上升的趨勢。但根據記錄，馬會的慈善及社會捐款卻有減少：由一九八三年的三億五千萬元降至一九八四年的二億六千六百萬元，到一九八五年只有二億零一百萬元。另一方面，馬會慈善儲備金在過去三年卻積聚了大約五億七千六百萬元。更重要的是，在去年二億零一百萬元捐款中，超過百分之五十是撥給康樂體育活動，只有百分之十七是作社會福利計劃之用。

目前，香港賽馬會（慈善）有限公司並沒有任何捐款準則，而只考慮經已獲得政府批准的計劃的資助申請，因此，便造成很多受資助志願機構既得不到政府津貼亦得不到馬會資助。似乎現在已是政府及馬會一同商討急切需要社會津貼的非受資助計劃的時候。此外，志願機構亦須向馬會清楚說明其社會及服務需要，希望本港社會福利計劃的資助方式因而得以改變。

香港已進展到一個階段，不能再把社會福利視為緊急救濟工作或基本補救服務，而應將其看作對整個社會有裨益的投資，因此有需要將加強管制志願機構的態度，變為政府與志願機構具啟發性的合作。只有在雙方攜手找尋新的資金來源及改善分配方法後，我們才能對社會福利將來在香港的發展抱有信心。

廖烈科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財政司掌管本港財政，卓有成就。使本年度的財政預算，不獨達到收支平衡，而且出現可觀的盈餘，使全港市民咸表歡欣。財政司在過去數年，辛勤工作，精打細算，我們自當表示感綑。

在成功達致一個健全而又平衡的財政預算後，本港在這過渡時期，亦應開步向前邁進，推行更有遠見措施，及實行更長久性的計劃，以造福本港市民。因此本人欲就整個預算案方面，提出一些一般性的意見，同時就教育及社會福利方面，作出幾項建議，俾能對整個社會的質素，以及全體市民的福利，有所裨益。

本人最感關注的，就是預算案只能容許現有的服務繼續推行，以及使撥款額提高，以應付對現有服務需求量的增加，但對於開拓新服務，或提高現有各項服務的質素方面，就本人所知，則未有足夠的撥款，本人了解到，此種安排乃基於優先次序的問題。但本年度是屬於一個有政費盈餘年度，我們對於撥款改善現有服務的質素，甚至提供新的服務，這兩方面，都應予以進一步的考慮。因此，雖然本人歡迎預算案中顯示有百分之十八撥款用於教育，另有百分之五點八用於社會福利，但上述的撥款比率，似未足以應付新服務的進一步提供。在這發展中的香港，新服務與現有服務，事實上是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本人希望在下次財政預算提出前，政府能夠深思熟慮，在制定五年收支預測、以及編訂預算草案時，除了按需求的優先次序外，亦應顧及各個計劃本身的功用及其有效程度而撥款，藉使兩者皆獲均衡照顧。

至於財政預算案中，有關某些特別項目，本人對教育項目下有頗大的撥款一節，深表歡迎。尤為欣悅的，就是財政司聲明，在較中期的收支預測中，對業經為政府所接納的教育統籌委員會建議在財政上的影響方面，將會加以顧及。教育統籌委員會在去年初發表的第一號報告書內所作的建議，對本港有既深遠而又重大的影響。關於該等建議，已全部為政府所接納，並會在未來數年內予以實施。本人現促請政府，對教育統籌委員會的進一步建議及要求，均能認真關注、並在撥出更多資源方面，作出適當的考慮。

只是有一個問題，良久以來，仍屬懸而未決，以致引起不少人士關注，這就是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一號報告書內所建議提供與小學校長修讀的教育學士課程。事隔一年多，似乎仍未見有任何進展。如所週知，小學教育質素的重要性，絕不下於中學。因此對小學管理人材的培訓，以及對小學教師提供能幹的領導人，實為刻不容緩。本人希望此期待已久、又是規模不算大的建議，能獲政府同意，且在本年度進行，以應殷切的需求。

其次在社會工作項目下，有關青少年服務一九八六——八七年度核准撥款，比上年度增加百分之四點一，其中包括增加一個學校社會工作組，定必為教育界所歡迎。自從政府為中學提供學校社會工作服務以來，備受教育界重視，效果亦頗佳。惟根據多個團體調查研究結果顯示，現有的學校社會工作者，其服務不足以應付需要，而學校方面亦有同樣反映。目前學校社會工作者服務，均由政府資助志願機構提供。每名學校社工，需為三至四間中學服務，比例為一比四千。可見工作的繁重，成效亦大受影響。此外，本人發覺，學校社工人數僅由一九八二年之一百二十人逐年增至本年度之一百三十人，而新增的十名學校社工，實際上是為新建中學而提供的，對本來繁重的工作，並無任何幫助。本人深望對此項有意義的服務加以檢討，並在適當時予以加強，使本港教育質素得以繼續提高。

談到社會福利方面，本人對於所謂標準費用能否適用於所有服務感到懷疑，因為將所有服務劃分為第一或第二類，往往難免須作出客觀性判斷。本人雖然了解，所謂第一類的服務，乃屬於基

本需求的類別，而其他則屬於第二類。但就算在第二類的服務當中，由於個別性質的不同，在範圍上亦有相當程度的差異。某些服務，可能確實有其本身的價值，但由於其功能尚未獲得證明，因而在撥款的優先次序方面，排列稍後。例如：就本人所知，老人康樂中心、巴士接載服務及老人服務中心，在現行制度下，均列入第二類服務，而一個頗具爭論性的問題，就是對年老人士來說，老人康樂中心是否與護理安老院同樣重要？後者是對老年人健康方面提供護理，而前者則屬照顧到他們在精神及社會上的需要。此外，還有一連帶問題，就是本人察覺對志願機構撥款的項目下，有餘款積存，未能即時予以運用。這個情況尤以第一類服務為甚。本人因此促請政府，應對此制度加以檢討，以期制定最佳的運作架構，將該筆餘款用於拓展新服務及加強第二類服務方面。

關於提供更多的老人宿舍／老人院一節，雖然下年度所增加的名額僅為七百五十名，本人仍深表歡迎。但令本人引以為憾的，就是在下年度護理安老院的名額，仍僅停滯於一千三百六十七個。同時，老人居屋的名額，自一九八四至八五年度以來，一直固定於五百八十九名。本人現擬請問政府，在有一筆餘款可以運用以應付是項需要的情況下，能否於本年度對此類服務的提供，作出較優先的處理。本人希望社會福利署署長目前進行的一項與社會福利有關的居住政策檢討，其中包括對老人居住方面的照顧，能考慮到上述各點，並及早作出建議。

本人對於社會福利署在下一財政年度計劃設立七個老人康樂中心一事，至感欣悅。由此觀之，足以證明老人康樂中心確有其需要。因而在撥給津貼時，不應列為第二類服務處理。希望有關方面能再度檢討老人康樂中心的需求，同時，對於社會福利署是否應設立更多康樂中心，抑或會作出更佳安排，交由資助機構去處理，亦望能加以考慮。

概括言之，由於教育與社會福利兩種社會服務，對公眾的整體福利關係重要，因此，對於此兩類服務在財政預算方面，希望能予以優先考慮。同時，本人並促請政府在與現行政策並無抵觸的情況下，對行政機關賦以充分靈活性與自決權，俾能提供更多和更佳服務，以應社會的需求。對於與行政有關的單位，在財政運用的權力方面，政府應授予較大的委託，使各項服務的提供能做到既迅速而又有效率。本人雖認為財政管制確有其必須之處，但過度的管制，亦肯定不適宜。因此財政科與各政府部門的關係，應予重新檢討，藉以探究在財政管制方面，能否作進一步的發展，俾在員工、時間及資源三者均能盡其所用，發揮最大的功能。

最後本人對於本年度財政預算首次作出中期經濟發展預測，至感歡迎。希望將來的財政預算亦有同樣預測。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譚王葛鳴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本局今天辯論的八六至八七年度政府財政預算案，是財政司彭勵治爵士離任前最後提出的一次。彭勵治爵士秉承過往的一貫作風，以平穩踏實和審慎樂觀的態度，在不擴張稅網和大幅加稅的情況下，提出了過往四年以來首個出現盈餘預測的預算案，帶給市民一份驚喜。

預算案中所提出的五項徵稅措施和四類稅項寬減，顯示出政府的理財哲學，在於以間接稅為增加庫房收入的主要來源，及以溫和漸進的方式，作為達成加稅目的的手段。而今年首次出現的五年中期預測，亦讓市民對政府在制定財政預算時的一些考慮範疇，初步有所了解。可惜，美中不足的，是今次公佈的中期預測，仍略嫌過於籠統，未能提供足夠的資料，讓市民知道政府未來五年的具體財政承擔。

政府每年的社會福利服務開支，毫無疑問是希望能夠滿足社會的基本需要，減低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不能避免要付出的社會代價，為社會裏每一個市民，不論貧富，提供較為均等的發展機會。本人深信，適當的社會福利措施，只會為本港社會帶來積極意義，使到市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社會得以保持安定，經濟得以在這基礎上，繼續發展。本人期望政府能以積極和肯定的態度看本港的社會福利服務。

在目前社會福利開支撥款的過程中，有兩個環節是值得我們關注的。第一，是福利撥款的制定和調配過程；第二，是志願福利服務的資助問題。首先，讓我們看看前者的情況。政府自從於七九年公佈「進入八十年代的社會福利白皮書」後，七年以來，除了個別的零碎檢討外，一直未有對社會福利政策作出全面週詳的檢討。本人雖然欣賞政府今次的眼光，覺察到本港人口結構正呈現老化的趨勢，及時在今次財政預算案中，大幅增加老人服務的開支預算，由八五至八六年度的五千三百多萬，銳升至下年度的七千三百萬；但有鑑於社會福利政策是需要定期作出檢討，考慮資源的調配，以對應社會不同時期的不同需要；目前這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短視做法，長此下去，實在不敢恭維。

今天擺在眼前的事實，是福利撥款的調配欠缺優先準則，導致資源未能充分善用。舉例而言，政府每年度的福利撥款，多集中在興建新工程和擴展現有服務兩方面，改善現有服務這項工作，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而得出來的效果亦往往適得其反。就以青年中心和學校社會工作為例，政府過往投資大量金錢，不斷興建青年中心，但對於青年中心服務水平的改進，則疏於考慮。雖然政府曾經原則上同意每八間青年中心，便需要一位督導員，但這項原則至今仍未有落實，青年中心依然嚴重缺乏督導員。在學校社會工作方面，服務水平缺乏改進更為明顯。同樣，政府雖然早已表明，原則上同意將學校社工和學生的比例，由一比四千降至一比二千，但至今仍一樣未見任何實際行動。因此，本人謹此促請政府，盡快全面檢討七九年白皮書內的各項政策目標，以配合社會的新需要；同時，更重要的，是訂立福利撥款調配的優先準則，以確保服務質素。

在每年的社會福利開支撥款中，社會保障往往佔去大部份款項，志願福利服務所獲得的撥款，只佔其中一小部份。就以今次財政預算案為例，在建議中的二十八億社會福利撥款中，用於社會保障方面的約有十七億，志願福利服務的撥款只有四億七千八百萬元，但需要承擔的服務卻非常龐大。因此，為了善用有限的資源，志願福利服務資助撥款的制定，必須週詳和謹慎。過往，政府委任了一個由對社會服務有認識的人士所組成的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作為政府在制定福利政策方面的最高諮詢架構，每年度就資助撥款的總額向有關方面提出建議。但不知何故，由八六至八七年度財政預算案開始，委員會再無權過問政府既定的資助撥款總額。這種莫名其妙的不合理安排，不單意味着政府對社會福利諮詢委員會的削權和不尊重；更重要的，是造成不良後果，容易導致資助撥款，在諮詢不足的情況下，脫離實際的需要，影響本港社會福利工作的未來發展。因此，本人謹此促請政府，恢復委員會原來的職責，參與建議每年度的資助撥款總額，同時增加委員會的工作負責制訂福利撥款調配的優先準則，起碼能夠為建設新工程、擴展現有服務、改善現有服務質素和維持現有服務四方面工作訂立優先次序。

跟着，再讓我們看看第二個環節，有關志願福利服務資助制度目前的情況。雖然目前本港的志願福利機構的部份收入來自服務收費，但資助制度始終是志願機構的經濟命脈。自從八二至八三年度開始，政府經過檢討修訂後，摒棄以往的酌情資助制度，引進了現行的標準成本資助制度。新制度的特色，是按資助方法將各項服務分類，並在可能情況下，訂出標準成本；而志願機構則須按照預期的標準，提供所需的服務。在過往四年中，我們無疑發覺新資助制度在進行方面出現若干問題。其中主要的問題，是每年志願福利服務資助撥款的實質開支，往往低於政府原來的撥款預算。就以近期八三至八四，及八四至八五兩個年度為例，資助撥款的實質開支，在調整薪酬後，仍分別出現百分之七及百分之五的盈餘。這現象一方面是由於社會福利署在策劃興建新工程時，估計往往過份樂觀，當工程正式開展後，才發覺工程的進度，遠遠落後原先的估計，以致當財政年度結束時，因着工程的延誤而出現相當的開支盈餘。另一方面，社會福利署和有關志願機構在策劃新工程方面人手的不足，亦是導致工程進度緩慢，開支出現盈餘的另一個重要因素。舉例而言，在八五至八六年度，社會福利署協助策劃的新工程共有七十七項，負責策劃的員工共有二十九人，而在下年度，新工程的總數預計會劇增至一百二十項，但負責策劃的員工卻仍維持在二十九人，沒有半個的增加。難怪志願福利服務資助撥款會出現高額盈餘。

新資助制度在推行時遇到的另一個問題，是志願機構亦出現相當數額的累積盈餘，自從八二至八三年度至今，累積盈餘總額高達三千一百萬，構成這現象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由於政府在計算標準成本時，採用員工薪級的中點計算方法。由於不少標準成本服務只推行不久，由大學畢業生

擔任的助理社會工作主任，達到薪級中點的人數並不多，而所得出的開支盈餘，按照新制度的原則，志願機構是不能夠取回的，必須另開帳目紀錄，並只限用於獲社會福利署署長批准的特定用途，因而出現高額的累積盈餘。

因此，本人促請政府，正視及處理上述所列舉的問題。首先，政府應該嚴格監督新工程的興建情況，包括社會福利署開始與房屋署合力興建的新工程，使到工程的進度能符合原先所計劃的。第二，就志願機構現存的累積盈餘，政府應盡快研究一個妥善方法扣回。第三，就志願機構將來出現的盈餘，政府亦應從速研究可行方法，有系統地扣回，並用於有需要的社會福利服務上。

本人相信，若然政府能夠採取適當的措施，解決上述所提到的兩方面技術性問題，現行的標準成本資助制度是值得沿用下去的，同時政府更應早日將更多的社會福利服務納入標準成本計算方法內。因為現行制度不單容許志願機構在運用可自行支配的資源時，享有一定程度的彈性和自由，同時亦確保志願機構能按照核準的標準和目標，提供社會福利服務。這種基本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下午六時正

布政司：主席先生，根據會議常規第 68 條，本人謹動議暫停執行會議常規第 8 條第(2)段的規定，以便今日的辯論得以完成。

此項動議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張人龍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財政司以繁榮和穩定為大原因，替香港提出了一個低稅率、有盈餘、和穩定增長的一九八六一八七年度財政預算案，他亦同時預測，在未來的幾年內，香港經濟會繼續增長。為了穩重起見，財政司更建議以他一貫嚴謹的措施，節制公務員的編配，及依據香港一般經濟之增長來決定公共開支的數額。總而言之，他為我們繪畫了一幅穩定的經濟藍圖。如果我們堅信穩定和繁榮是我們生存的原則和基本條件的話，有些人則可能認為這個預算案過於保守，不能為香港經濟帶來進一步的增長。

財政司於一九八二年就任後，首先在立法局致辭時，他曾經多謝上任財政司留給他一塊潔白的畫板，使他得以自由揮劃。事實上，他就任財政司的期間，香港適逢歷史上最艱難的時刻。當時，香港不單祇受着自一九三〇年代以來世界性最嚴重經濟衰退的打擊，嚴重地損害香港經濟的命脈；影響香港更大的還有香港前途的談判、信心危機、物業市場傾瀉、外匯波動及銀行倒閉事件，再加上貿易衰退，物價指數上升，及政府入不敷支，整個香港的經濟基礎大受動搖。不過，財政司仍能應付裕如，帶領我們安然渡過難關。他以盡可能保持成效卓越的積極不干預政策，和限制公務員的數目增長，嚴緊節制公共開支等方法，再一次穩固了香港政府的經濟基礎。他不但沒有利用苛稅，更沒有削減公共建設工程，而依然取得上述成就，實在令人欽佩。現在香港政府已經沒有任何債項，不過，我們對財政司卻所欠甚多！本人在此謹祝福彭爵士退休後過着長壽幸福愉快的生活。

我們現在已站穩了腳步。雖然本港去年生產總值僅得百份之一的增長，產品出口下降百分之五，轉口貿易放緩和建造業衰退，都較為令人失望，但畢竟香港政府在一九八五年內，仍能取得盈餘，而且更展望在未來數年中，亦可穩定地保持下去。這項成就其實絕不渺小，因為很多其他國家都曾深受以往消費過度的影響，仍在捉襟見肘地求取收支平衡。我覺得香港目前的經濟狀況已露曙光，足以指引我們由現時的經濟十字路口，向着正確的方向邁進一步。

財政司已警告我們切不可因今年的成績尚可，微有盈餘而衝昏了理智。但從我們現在及將來的財政進支情況來看，我覺得我們不是不能負擔較大的開支。不過，我要在此補充一句，我並不是

那些認為政府須以更大公共開支來刺激經濟的「反循環」派的人士，亦不是那些鼓吹政府以發展為名，而採用赤字預算的擁護者。

大家都知道，將金錢留在儲備內是可以收取利息，更可以作不時之需，但是我深信，如果將金錢適當地運用，會比較將它投閒置散地放入儲備內獲益更多。至於應該運用多少和儲備多少？這個問題，則必須就我們目前及未來幾年的財政狀況來考慮。

我對本港生產總值會有百分之四點五的穩定增長有信心，因為目前港元仍然疲弱，有助於我們的出口貨物爭取市場。利息和通漲率將持續在低水平，而香港主要貿易伙伴的經濟亦逐步復甦。此外，有鑑於中國正落實地推行現代化，香港的轉口貿易，經過一段時期的調整後，應再繼續增長。我有信心，在可預見的將來，香港的經濟情況穩健，能夠為庫房帶來穩定的收益，假如不因為保護主義的陰影，我們應該可以更加樂觀的。

既然前景明朗，我們更應考慮如何運用現有的資源。現時，政府的一般收入帳目內，有一百五十六億元的結餘。此外，我們在基本工程儲備金、發展貸款、居屋計劃、獎券、集體運輸及學生貸款基金共儲有一百億元。一般收入帳目的結餘，足可以支付政府可能需要承擔的債項，其中主要項目，包括地下鐵路公司、九廣鐵路公司、出口信貸保險及換地權益書。而實際上，較有可能需要負擔的債項祇得七十五億元。在基金方面，財政就更加充裕，總結餘共有一百億元，足以應付一整年的開支。同時，我們不可忘記，部份基金已經開始自動週轉，自給自足的居屋計劃現已開始有額外收益，足以支付樓宇的道路及設施所需的經費，這實在是一個出乎意料的收穫。這樣，房屋委員會的財政亦更趨獨立。公務員購屋計劃、工業邨及香港建屋貸款有限公司所需的政府津貼款項已逐漸減少。綜合以上幾點，足以使我相信政府將來在維持目前的各項建設計劃時，毋須撥出更多款項。同時，政府一般收入帳內的結餘亦會增加。希望大家不要忘記，大多數政府，包括香港政府，都慣常高估支出，而低估收入的。準此，上述結餘，則將會更大了。

既然我們有了更光明的前景和更充裕的流動現金，我認為政府應該可以隨時肩負較大的開支，特別是用於加強基本設施方面。我們應該小心研究各項基本建設的工程計劃及其他有關的工程項目。以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一般事務開支工作小組召集人的身份，我將會把我的意見規範於一般事務開支的範圍之內。在一系列建設程序中，例如改善通訊、交通、公安、治安、工程、環境、康樂等設施，可能最應被優先考慮及特別重視的就是建造政府合署。我知道政府自從一九八一年以來，一直希望落實的政策就是能夠建造足夠的辦公地方。不過我從行政司處得悉，截至去年九月，政府的辦公地方仍然有一半是向私人租用的。在一九八五至八六年度，我們預算使用四億九千八百萬元作為租用合共四十萬平方米的寫字樓，平均每平方米為一千二百四十五元，這個數字非常接近目前商業樓宇的租值。海港大樓及金鐘大樓政府合署的落成稍為緩和了上述情況，但在一九八六至八七年度，這方面的支出估計仍需四億元。預料在一九九一年之前，有百分之三十的政府辦公地方仍是要向私人租用的。

為了在較短期內可以減少資金外流，我覺得政府應該更積極地推行有關政策。目前在修頓球場、灣仔及旺角站的地盤已劃作政府合署之用。但大致上仍未能即時施工。我希望政府能提前一兩年，達到擁有百分之七十的政府辦事處。或者政府應如處理公務員宿舍那般雄心勃勃，將目前部份租用的辦公地方購買下來，作為進一步削減經常開支的方法。

有些地區的基本建設工程肯定需要從新考慮。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新界居民，我目睹政府運用大量資金，致力在新界發展新市鎮及配備基層設施，努力不懈。再看看香港另一些比較陳舊的地區，特別是港島的西區，不但沒有新的發展，甚至缺乏一些基本設施，實感不安。

如果我沒有記錯，港島的西環自從十年前進行市區重建計劃之後，從來未再獲得過任何重大的改善。今日的西環，幾乎是各項有礙衛生的事物最集中的一區，例如蔬菜批發市場、菓欄、雞鴨欄、牛隻檢疫站、屠房及焚化爐等，全部都是服務整個港島區的。我們雖然有計劃改善該區，但進展情況卻極之不如理想。搬遷蔬菜批發市場、雞鴨欄等的計劃已經談了多年，但這些工程計劃在基本建設工程中的次序還是相當低，即使有些地點已有計劃搬遷，也只是臨時遷到區內其他地

方而矣！至於連接中區、西區和南區的主要道路第七幹線，甚至還沒有被列入基本工程計劃內，我們肯定需要從新考慮有關該區的計劃，特別是考慮運用基本工程儲備金的結餘，盡速將該區的蔬菜批發市場、雞鴨欄和菓欄重新安置。

同樣的，既然難民潮已獲得控制，而山邊僭建寮屋的問題亦較以往緩和，我們大可以發動進一步的房屋計劃。我們的房屋政策一向都是以量為重。現在，房屋委員會正致力改善環境，重建舊屋邨，提高公共屋邨內居民的生活質素。雖然如此，我們不應該為這些已有的成績而感到自滿。反而我們必須加速進行重建計劃，以便盡早解決屋邨人口過擠的情況。

主席先生，我們已經過了困難的三年，現在，我們對於香港的前途和今後更明朗的經濟前景已有較大的信心。政府也採用了更開放的政制，而我們亦羅致了不少具有不同抱負的新領導人才。我覺得我們不要只以維持安定為滿足，讓我們勇敢而肯定地再向前邁進一步，為香港更興盛的繁榮而努力。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陳鑑泉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如過往一般，財政預算案是這個立法機構每年的重要事項之一，故此需要慎密研究和進行全面辯論。

雖然這個財政年度只有小量的盈餘，但我特別感到高興的是赤字已不復見。假如要一艘航行中的超級油輪停下來，亦必須要有數公里來作減速，而我們的財務舵手終於能轉虧為盈。但有些私營機構的舵手則沒有這樣幸運了，在近年的政治經濟動盪中，「炒魷魚」之聲此起彼伏。

至於五年預測的數字，首年度的較有可能達到，但其後數年的則較為模糊。假如所有五年計劃都可以實現的話，則這個煩惱世界上的國家，現在均已致富，而貧窮亦會像天花一樣從地球上消失。這些計劃所含變數之多，即使先知們也難以預測。正如中國人有句至理名言：「能知三日事，富貴萬千年」。也許在這個電訊時代，我們亦要現代化一點，應把接駁一個電話的時間來取代三天。

信心

在去年的施政報告辯論中，我曾指出港人的信心表面上已恢復，香港統計月刊發表有關中國人乘搭飛機離開超過抵達香港的人數差異亦足以證明此點。

年份	差別
1979	22 445
1980	31 235
1981	30 011
1982	36 368
1983	64 364
1984	48 749
1985	16 814

一九八五年的下降數字顯示外流的情況已穩定下來，或是那些已獲取外國護照者都返回香港繼續經營業務。

可是，某些公眾人物在一九八五年尾的不當措詞，卻可能令到本地人士不寒而慄，而這下降趨勢，在一九八六年或許不會持續了。

現時節約的傾向似乎強過購買消費物品的傾向。廠房和機器設備方面的再投資也令人失望，且其中約有三億元是用來購置針織機器，藉以應付美國對本港出口產品在來源證方面的要求。

港元

再者，本港大約百分之五十的儲蓄和存款都是外幣。

據稱在九七危機中，我並不是指一九九七年而是指一美元兌九點七港元的危機，我們的財政首長曾多晚失眠。根據中國人的標準，一名良好的行政官員應該是先天下之憂而憂的。有一名長俸者本來想把他的退休金，在一美元兌港幣五元的匯率下轉作美元存款，但卻被人游說改為「掉期」存款，以避免受匯率波動的影響。當一美元可兌九點七港元時，他不單只經常失眠，而是直至現在，他仍然不明白是誰令他每一美元「蝕」了四點七港元。

一間不大為本港普通人認識的銀行，去年被美國政府一個部門點名指責，理由是不呈報來自香港的鉅額匯款。形容這種情況的最佳語句，便是把唐朝詩人李白（公元七〇一年至七六二年）的「下江陵」中：

「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略改寫為：「千億已渡太平洋」

有些人誤以為這首詩是指香港的五百五十萬隻饒舌猴子，但事實上，這首詩提及的猴子是指十二個世紀前在中國長江兩峽的猿猴。否則的話，失眠者要數的將是猴子而不是羊了。

雖然幾乎各個行業，例如出口、轉口、銀行、地產、航運及零售業的全年大減價等的業績均令人失望，我仍然支持把港元與美元掛鉤，這不單為了維持出口的競爭能力，更為了避免把本港的生產總值（以美元計算）推高至超過美國及其他國家所釐定的最高水平。幸好紐西蘭不是本港出口產品的主要買家。最近該國宣佈本港的生產總值已及該國的百分之七十五，因而中斷給予香港的特惠。這些做法應可使我們清醒過來。此外，更為重要的是我們不應再使本港穩定的金融制度遭受另一次由國際投機者造成的大動盪。我們已經歷過最差的境況，希望將來一切能夠美好。

主席先生，本人謹此發表上述意見，支持一九八六年撥款條例草案，因為它是務實及均衡的。

李汝大議員致辭：

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向財政司致賀，因為一九八五至八六財政年度內，政府會有盈餘九千八百萬元，並非先前所預測的赤字九億六千一百萬元。根據最近一項調查，市民的信心稍為下降；今次從赤字變盈餘，成就顯著，定能加強市民的信心。

經過一段時期不穩定和赤字財政後，本港現已收支平衡。我們應藉此機會審度目前的情勢，並就新措施提出建議。稅務是重要的論題，值得優先注意。

稅務政策一向是每十年檢討一次。第三次檢討在一九七五年進行。目前恰好是由該次檢討至一九九七年之間的半途，正是進行第四次檢討的適當時機。這次檢討應制定長期政策，務須包括直至一九九七年為止的整段過渡期在內，並須預示一九九七年後的政策路向。我支持財政司所說：將直接稅維持在低水平及取得大眾對這一點的信心，是可以激發進取和勤奮之心。

直接稅是根據收益作評估，而間接稅是從消費方面徵收的。直接稅與間接稅之間的比例已有調整，由一九八二至八三年度的六十九比三十一減至一九八五至八六年度的五十九比四十一；這是朝着正確路向的進展。政府不應過於着重從收益方面抽稅，藉以激發進取和勤奮之心；本港能夠取得驕人成就，一直有賴各界人士積極進取和勤奮工作所致。有人批評政府不分皂白向富裕和不太富裕的人士抽取間接稅，但卻沒履行重新分配財富的職責。這點我並不憂慮。如果市民是正當地透過明智業務決定和辛勤工作才掙得財富，政府便不應向他抽取重稅，使他們蒙受損失。這是自由企業社會的基本哲理，而本港在一九九七年後仍會維持自由企業制度。至於少數得到幸運之神眷顧的人士，雖然金錢得來容易，但很可能隨意揮霍亂花，結果亦為政府提供更多的間接稅收。

直接稅與間接稅的比例逐漸平衡，固然值得支持，但間接稅方面所選擇的抽稅物品，似乎只偏重於收益方面，以致有些行業會覺得有欠公允。顯著的例子有汽水、汽車和煙草產品。消費者所

支付的汽油，大約一半是稅款。如果用意是利用徵稅以收阻嚇作用，則沒有理由向汽水飲品抽稅。另一方面，煙草產品的銷售似乎並不受現行課稅率所影響。因此現建議檢討間接稅政策，以期對各種行業和貨品項目有公平的分配。

目前中國已成為本港的第二大出口市場，政府應鼓勵本港商人發展中國貿易。現時的生意交易須在中國和本港同時抽稅，故應盡早糾正這種雙重抽稅的情況。最低限度應把中國方面所抽的稅款，視作開支項目，在評估本港方面抽稅額時先從毛利中扣除。

財政司上次提及夫婦分開評稅的問題時，表示這項問題使到他數晚失眠。現在他提出了任內最後一次的財政預算案，但已婚夫婦的薪金仍須繼續合併評稅。這種評稅辦法是很久之前訂立的，當時很少妻子出外謀生，而丈夫的入息即是全家的入息。到了今天，男性與女性在接受教育和找尋工作方面都有公開的機會，婦女就業的數字達九十萬之多，大約是男性就業數字的一半。很多時，婦女所掙得的入息並不比丈夫少，甚至比丈夫還要多。英國現正由女皇統治，而出掌政權的是一名女首相。本局的非官守議員，亦由女士出任首席議員。現在已到了必須承認女性有獨立身份的時候，女性應掌管自己的入息，繳付本身的稅款。我希望下任財政司會解決這件重要的問題，好讓現任財政司於退休後可以睡得安寧。

很多人都見識過，政府催繳稅款只給予納稅人極短時間，但退還款項卻拖延一年有多。既然遲繳的稅款須徵收附加費，那麼未及在合理時間內退還的款項亦應付予利息。稅務局局長應獲授權支付上述利息，必要時修訂法例授予有關權力。

稅務局所提供的服務，應配合本港工商業的高度發展與時俱進。例如，應及早提供結算計劃書，以便工商機構可在大規模交易之前提出建議，藉以澄清有關稅款計算和一般反逃稅條款事宜。這樣所收到的意見，極有利於商務上所作的決定，使到本港有能力與其他提供這類服務（比如澳洲、美國）的國家互相競爭。稅務局的人手應當加強，並給予充分的訓練。

現在我想轉而談論代議政制的問題。政府建議公務員編制的增長率為百分之二強；由於區議會是代議制的根基，故新設的一些職位應用作改善區議會的文書服務。代議政制的檢討工作已定於明年進行，但收集民意和籌備工作必須在本年內進行，這些工作亦需要人力和其他資源。區議員須擔任特有的角色，必須與市民直接聯繫，故其接見市民辦事處的運作，必須獲得當局援助。我希望這件事很快會有決定。

談到教育問題，這方面的撥款達八十七億元，是最大筆的個別撥款項目，佔總開支的百分之十八。這個數額頗為慷慨，實不容易要求增加撥款。不過，我對於資源的分配感到關注，並認為有需要提高質素。例如，每個大學學位的成本每年約為七萬元，但受助專上學院每個全日制學位則只有一萬元多些。在中小學教育方面，補助費共達四十多億元，但強迫教育的質素仍未滿意。尚有其他問題，例如考試壓力和缺乏第二次受教育機會等，亦值得注意。

在結束前，我要提出一項警告。本港在過去五年來的經濟增長率平均只有百分之零點六，遠較先前十年的相對數字百分之十一低得多。本港已步入經濟發展放緩時期。現時面臨的新挑戰，是怎樣找尋政府收入的新來源，而又維持低稅率和簡單稅制。

有關財政司所發表的銀行業條例草案聲明與若干位同寅在今、昨兩天所談及銀行業制度的見解，我必須在此強調政府務須審慎注視這事。

主席先生，我謹此陳辭，支持動議。

黃宏發議員致辭的譯文：

主席先生，我對上一次的演說是在去年十一月，亦是我在立法局初次演說。當時我談及希臘神話，以及仍然屹立在本局大樓頂的女神西密斯。今日舉行的一九八六年撥款條例草案二讀辯論，亦是我良友財政司彭勵治爵士的最後一次財政預算案辯論，我在此不擬談論上次的話題——不是因為我在這方面知得不够，而是他知得太多。我所知的僅是通過英語的第二手知識，但彭勵治爵

士則精通希臘語文。我演說後他遞給我一張字條——當然是希臘文的，令我覺得汗顏，因為我只能明白其中希臘文的第一個和最後的一個字母，或者可能包括赫胥黎的第三及第五個希臘字母，但到底我們是否真的嚮往阿杜斯·赫胥黎的勇敢新世界？

主席先生，答案肯定不是。我不相信彭爵士或任何本局同寅希望我們由美斯德法統治。但我們可能抵受不住誘惑，想象我們變成美斯德法或最低限度高人一等。希望老天打消我們這個念頭，讓我們有勇氣、智慧及正義感來抵消它。畢竟我們只是難免犯錯的凡人，跟全人類沒有兩樣。

主席先生，我不擬在此談論希臘神話或與此有關的英國未來學。反之，主席先生，我想以討論母雞和雞蛋作為開始。彭爵士在提議二讀演辭結束時說：「必須先創造財富，然後才可以把財富攤分。」這句話受到本局同寅譚耀宗議員的責難：譚議員將財富的創造及財富的攤分跟母雞和雞蛋的問題併作一談——從歷史上看，那件事首先或最後發生；以及從邏輯上看，那件事首先或最後發生——並總結說這個問題難以解決，兩者的發生是同步而又不可劃分的。很明顯，他不是真的指母雞及雞蛋的問題，而是指財富的創造和攤分。

我樂於告知譚議員，這個問題的兩方面皆已獲得解決。在歷史及邏輯上，無論你將母雞或是雞蛋放在第一位，它的上一代必定是從另外一個形式的祖先而來。所以，如果你喜歡用母雞來作開始，理由可能純因它在生蛋時顯示生命的迹象而雞蛋則否——這隻母雞的上一代必定是一隻由上一代母雞所生的雞蛋。主席先生，你將發覺，無論你作何選擇，結果仍是相同的。上一代的雞蛋必定是它上一代的母雞所生，同樣，後者必定來自再上一代的雞蛋，餘此類推（當然是往後數）。上述我引用了哲學家卡爾·卜巴的理論，他並補充說這個合乎邏輯的解答與達爾文解釋物種起源歷史的進化論吻合。這個解答實際上並沒有告訴我們到底是母雞（或者它的上一代）或者是雞蛋（或者它的上一代）首先出現。但我們為甚麼要在此方面斤斤計較呢？

不過，我必須堅持，僅就財富的問題來說，到底應將創造或是攤分放在首位，是不可與母雞與雞蛋相提並論的。如果沒有創造，財富根本不會存在，那麼攤分又何從說起？如果要引用這個比喻，一定要跟我上述的解答相符：不論是上一代的母雞或者上一代的雞蛋首先出現，我們必須明白實際上代代相傳下來的是它的生命力。一隻沒有公雞的母雞是沒有用的，因為它的蛋是孵不出小雞的；同樣，在雞蛋農場生產的雞蛋，只能供你早餐之用而不能孵出小雞，所以也是沒有用的。

主席先生，我認為創造財富相等於上一代的母雞，或者是上一代的雞蛋，創造財富相等於母雞和公雞，或者是待孵的雞蛋，創造財富就是生命力。這個真理適用於任何人類社會，特別適用於這個獨特時期環境特殊的香港。

主席先生，我又認為財富不是由政府，而是由組成一個社會的千千萬萬個別人士及商號所創造。政府的責任並非去創造財富，而是務使個別人士及商號能按照程序及正義的原則去創造財富，因為這是唯一適用於所有自由經濟體系，例如香港的原則。政府亦須保證，徵收稅款是為了這個目的，並且是純粹為這個目的。雖然在促進及維持和平與正義，以及其他有利於創造財富條件的過程中，政府予人的印象是在攤分財富，但實際上政府不是這樣做，亦不應該這樣做。在這方面及其他許多方面，我完全同意彭勵治爵士及其前任人夏鼎基爵士。夏鼎基爵士新創的詞語「積極不干預政策」並不討俏，不過，他把絕少干預而且公平合理的政府的生命力傳給彭勵治爵士，我希望彭勵治爵士再將之傳給候任財政司翟克誠先生。

主席先生，本來今日我打算談談私營服務的問題，但經過了昨天湛佑森議員和今日周梁淑怡議員兩位同寅對這問題提出了滔滔的雄辯，所以，我今天只簡單地表示我完全同意他們的見解。

財政司說得好：「任何政府都會犯錯誤。且讓我們所犯的錯誤，比其他大多數政府所犯的少。」香港政府當然也犯錯，其屬員都是凡人，故難免有錯。我和本局其他同寅一般，所能做到的着實不多，以當局接管恆隆和海外信託銀行，以及最近挽救嘉華銀行等事件為例，政府是否已開始進行干預，並且有點過份？政府在其龐大的公屋發展計劃方面，不是早已放棄了絕少干預政策嗎？現在時間不早了，這些問題還是要留待有機會再談吧。我急於補充一下，我們這班非官守議員，

建議和要求修改現行政策和撥款水平，是否純粹為向選民負責及對選民的影響力作出回應？我們是否真正在改正錯誤，抑或隱瞞過失？畢竟，我們這些非官守議員不也同樣是人，同樣平凡和易犯過錯？蘇海文同寅演譯財政司的說法，認為人皆有錯，但讓我們全體犯的錯比其他人為少。如此說來，我這樣熱血沸騰地維護積極不干預政策，更確切地說，是維護絕少干預的政府和自由企業，是否同樣會犯錯誤？雖然我不能肯定，但我實在有這樣的想法。

主席先生，因此，我們對這個問題不要執着和空談。讓我們以來者不拒的態度，尤其是當問題變得迫切的時候，逐一去接受建議，以代替提出修改，甚或完全放棄不干預政策的要求。我們要常常謹記，絕少干預的政府體系，加上自由企業兩者，即使不是使香港持續活動的生命力，也是我們的生命力、我們一貫的行為模式、以及我們一貫的處事方法，我們不能夠，也不應該輕易地完全拋棄它們。

主席先生，人類建立的制度，不論是屬於經濟或政治方面，都是不停地被創造和再創造，但從來不是從無中生有，也永遠不是由個人一手或個人的設計所造成，否則他們又要再提出那隻孵不出小雞終至死亡的蛋的那個問題來。維持生命的財富一方面可以從零開始去創造，只要生命是仍然存在，另一方面亦可以永恆地由個別人士去創造和再創造。希望在過渡至一九九七年及以後的日子裡，我們的經濟和政治制度不會妨礙我們去創造和再創造財富。

主席先生，我謹以實用哲學說這題外話去讚頌我良友彭勵治爵士的功績，支持動議。

動議：主席先生，本人動議押後辯論。

此項動議付諸表決並獲通過。

休會及下次會議

主席：本人現依照會議常規的規定，宣佈休會。下次會議定於一九八六年四月九日（星期三）下午二時三十分舉行。

會議遂於下午六時四十一分結束。

（附註：會議過程紀錄所列條例草案簡稱的中文譯名，僅作參考指南，並無權威性效力。）